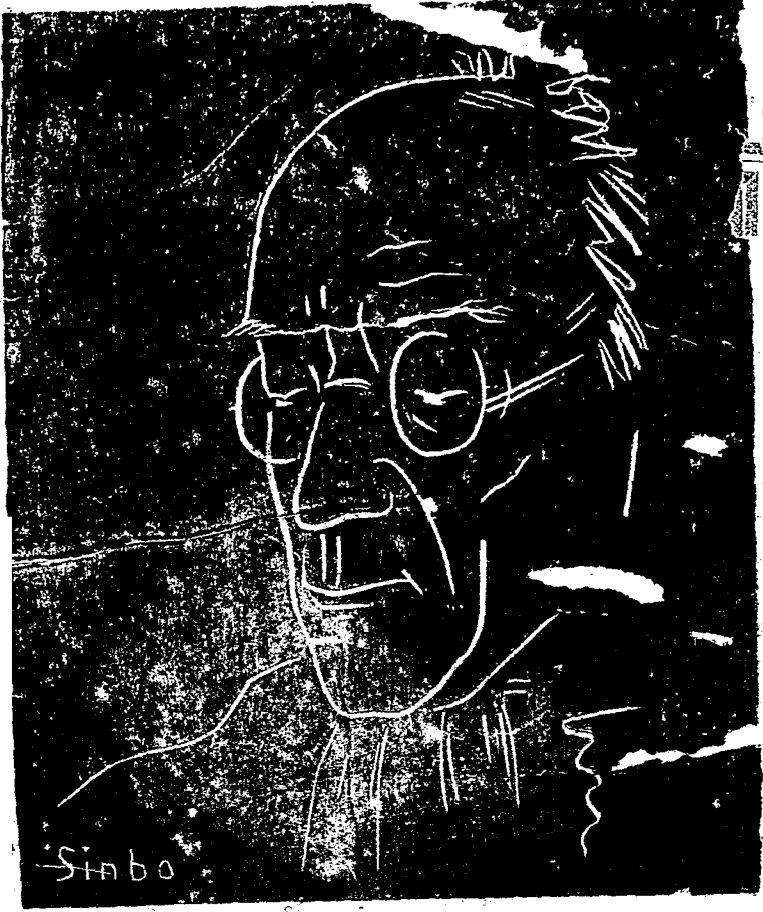


（查詢）
十九、二十日報

至八月二日
第二號
特加交流

明星中



容門

文匯書店

日內
的面上加有
多小字
人等
樂至

這
家行個
保我人
國沒為
世們就主
界中完
義批現
定

3175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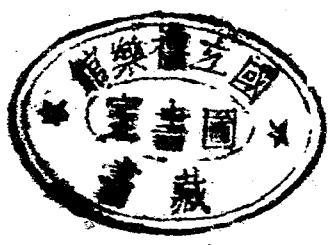
1565.45

25

安特列·紀德

窄門

卡之琳譯



3 1761 1965 3

Audr'è Gide .

La Porte étroite

1909

給

M ●

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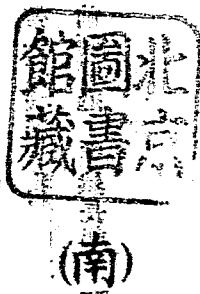
G ●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節

別人儘可以用來做一本書；可是我要在這里講的故事，我已經以全力生活過，而且在那上面用盡了我的德行。所以我要簡簡單單的寫我的回憶，倘若有些地方支離破碎呢，我也不想法補綴它們，連接它們；我要把它們潤飾的努力，反而會妨礙我希望在講它們的時候可以得到的最後的快樂。

我還不滿十二歲，就失去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因為再沒有留在哈浮的必要了，本來我的父親在那里當醫生的，乃決定來巴黎住，預料我在這里可以更好的完成我的學業。她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一小幢住房，阿緒拜爾敦小姐和我們住在一起。弗羅拉·阿緒拜爾敦小姐，已經沒有了家族，起初當我母親的家庭教師，然後變成了她的伴侶，不久便成了她的朋友。我當時就生活在這兩位婦人的身邊，她們同樣的老帶着溫和與悲哀的神色，現在我只能想見她們服飾的樣子了。有一天，我想，是在父親死了許久以



後把母親把孝幛的綵帶子換成了綠帶子。

「啊！媽媽，」我睜起來了，「這種顏色和你多麼不合適！」

第二天她又換成了黑帶子。

我身體很弱。我的母親拜阿精拜爾敦小姐，念念不忘當心我疲倦，如果她們的關懷沒有把我養成了一個懶人，想必是多虧我生性真愛好工作吧。天氣一好起來的時候，她們兩個就以爲我應該離開都市了。我在都市裏黃瘦了；到六月中旬，我們就上泰格司麥園在臨澤附近。我的舅父比柯倫每年夏天在那里接待我們。

它並在一所不很大，不很美，與一般諾曼地園子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園子裏。比柯倫的家屋，白白的兩層樓，很像前兩世紀的許多別墅。房子向園子的前面，附東，開了一二十個大窗子，後邊也有這許多；兩旁却沒有。窗子都鑲了小塊的玻璃；有些新換的，在舊的中間顯得太亮了，舊的，在旁邊，就顯得又綠又黯。有的帶一些瑕疵；我們的大人們管叫做「水泡」；從裏面看過去，樹變得扭歪了；郵差，在前面經過，突然長起一

園子，長方形，四層都圍了牆。房子的前面是一塊相當寬大，有蔭涼的草地，繞以沙礫的小徑。在這一面，牆低了一些，因此可以看見環繞園子的農場的院子。農場照那樣的慣例，界以山毛櫸的林蔭路。

在房子的後面，在西邊，園子展開得較為隨便。一條小徑，雜花掩映得綉爛悅目的，傍遊南邊的樹牆，由一厚層葡萄架、桂樹和另外一些樹擋住了海風。另一條小徑，沿北邊的牆脚，隱入于枝叢。我的表姊妹們叫它做了暗徑，一到黃昏以後，就不輕易上那裏去冒險了。這兩條小徑直通到在下面承接花園的奈園，在階下幾級以後。然後，在奈園的底巖有一道秘密的小門，通到牆背後一叢矮樹林，山毛櫸的林蔭路，從左徂右，到那里綉出了。站在西邊的門階上，可以從那一簇樹林的梢頭，望見高原，噴噴蓋滿那里的莊稼。在天際，不甚遠，一個小柱子的教堂；傍晚，空氣澄靜的時候，幾家的炊烟。

每逢好天氣的夏晚，到飯後，我們就下那個「低園」。我們走出那個秘密的小門，直走到林蔭路上一條長椅的地方，從那里可以約略俯瞰田野的景色；靠近一個廢坑的茅簷，我的舅父，我的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在那裏坐下了；在我們的面前，小谷充滿

了霧靄，天色在遠林的梢頭，變成了金黃。然後我們在早已昏暗的園子的底裏逗留一會兒，我們回來；我們在客廳裏重見到我的舅母，她差不多從來不同我們出去的……在我們，小孩子們，晚上就這樣完結了；可是往往我們還在我們的房間裏讀書呢，當我們，很晚了，聽見我們的大人們上樓的時候。

白天，差不多所有的時候，我們若不在園子裏，定在「自修室」裏，就是舅父的書齋裏，那里給我們擺好了課桌。我的美弟羅倫和我並坐了用功；我們的後邊，須麗葉和阿麗莎。阿麗莎比我大兩歲，須麗葉小兩歲；羅伯，在我們四人中，算最小。

我要在這里寫的並不是我早年的回憶，而只是與這篇故事有關的一些事情。我的故事實在可以說，開始于我父親死的那一年。也許是我的感受性——被我們的喪事刺激得太深了，若不是由于自己的悲傷，至少當由于看見了母親的哀傷——爲我預伏下新的感情吧。我過分的早熟了；那一年，我們重到奉格司麥的時候，須麗葉和羅伯顯得與我相形之下愈加幼小，而一見阿麗莎，我就猛然的覺得我們兩個已經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錯，就是我父親死的那一年；證實我記得不錯的，是我們剛到的時候，我母親和

阿緒辯論教小姐的談話。我愈辨的開連母親和她的朋友談話的聲調。她們正在談我與
舅母舅母親氣猶她沒有服喪？或早已除孝？這老實說我無由想得出她極倫真像黑
正如我想像不出母親穿鮮明的衣服。我們到的那一天，就我記憶所及，低頭。比柯倫
穿了一件羅紗服。阿緒拜爾教小姐。照例的和和氣氣。竭力緩和我的母親，她怯生生的
辯解。

究竟，白的也算孝。

她披在肩上的那條紅披巾，你也叫作「孝」嗎？弗羅拉，你看我氣憤！我的母親
直嚷起來了。

我只有在暑假裏看見我的舅母，顯然是夏日的炎熱使她穿起子輕飄的，敞口大的胸
衣，她在我見慣的就是這個樣子；可是這一種露肩的樣子，比她披在素肩上的披巾的鮮
豔的顏色，更叫我的母親看不過去了。低西，比柯倫長得非常美。我還保存了她的一張
小像片，可以看見她當時的樣子；那麼年輕的風韻，直叫人要把她當作她的女兒們的大
姐姐。她斜坐在那里，作她所習慣的姿態；頭側到左手，小指復嬌的向嘴唇彎去。

空服大的壓髮網挽住了半鬆在頸背上的大堆的髮髮手在胸本縫隙處圓圓的纏繞黑絲絨頸帶並掛着一個意大利做工的小金盒黑絲絨腰帶打着輕飄飄的結帶引腰邊的軟帶腰展帽帶且生奇子母皇冕？一罪罪盜賊首推羅西風氣可危長官垂宿笑邊迎候都本國類的譯

侶西·比梅倫是美洲殖民地的難從裏不知道或者若輩先去了留母娘我收編

後來告訴我說，她本來是服提葉牧師夫婦收養的棄兒或孤兒。他們那時候還沒有子女。

他們不欠誰賬更提底底（*Myself*）把她的帶到那裏澄澄，那裏絲絲比柯倫和昭騰

提葉家和他柯倫家常常奉住；我的舅父當時在國外一家銀行裏供職，三年以後，回到老

家時候，他才看見了小侶西；他愛上了她，立即向她求婚，叫他的父母和我的母親非

常不高興。侶西那時候才十六歲，其間因腦提葉夫人生重重傷去如她開始憐憫這個抱

牽的姊妹對兩個有往還不良的影響，因為她的性格一個是極其的熱心來得極得在極

而且他的家社也不寬裕；這筆日期我的母親無非是讓後給與他極極其其業業允

許讓她弟弟的請求並此外據我推測因年輕的極其開始他極其極其起泰即五五極其

悉哈浮的社會，很容易想像到大家怎樣對待這個如此迷人的女孩子。服提業律師，我後
家知道是和善，謹慎而又謹慎，聽着糾葛不會應付，見惡就完全失措的——這位大好人
一定弄到了沒有法子。至于服提業夫人呢？我不能說什麼，她死子生她的耐耐耐耐耐耐
那個孩子，差不多與我同年紀的以後來就做了我的朋友……

福西，比柯翰子我們的生活甚少關涉；她不到午飯以後，不從她的房間裏下來；她
一下來就伸縮在一張沙發上，不或者一張吊床上面直躺到晚上，又懶洋洋的起來。她精
時候開一雙手綉着在額上，彷彿是爲的楷釋，雖然皮膚上毫無浮光；那方手絹，以它的
精緻，以花的氣味，與其說是花香，毋寧說是果香的，以類類我驚讚的時候，她從櫃裏
捏出一個圓滑的小鏡子，與別的種種東西一塊兒，吊在鏡上的，她照照自己，開一雙
眸，指種嘴唇，蘸一點唾液，潤潤眼角。她常常拿一本書，可是一本差不多永遠開着的書
厚，一若伸縮的紙，紙刃老在斷斷裏面你走起的時候；她不會從冥想中轉出來，看着那書
常，她她不經意或者疲倦的，手中從從沙發的靠背上，或者從椅子的褶皺裏，手絹掉下來，
我，她她，或者一朵花，或者一書，有一天，拾起她的書——這里我給你講的是一點孩

子的記憶——看見是這本詩，我就臉紅了半天。

晚上，吃過飯，侶西·比柯倫不到我們家裏人團聚的桌子這里來，而坐在鋼琴那裏，悠然的彈幾支蕭邦的緩調的舞曲；有時候凶切斷了拍子，她一動也不動的停頓在一個和音上……

我在舅母的身邊感到一種奇異的不舒服，一種出於羣衆的混合成了感嘆與恐怖的感覺。也許一種隱秘的本能先發使我敢對她；其次我覺得她看不起蕭羅拉·阿格拜爾和我的母親。阿格拜爾教小姐怕她，我的母親不喜歡她。

——侶西·比柯倫，我願意不再懷恨你，願意能忘記一下你作了多大的罪惡……至少我要想法不帶了憤怒來講你。

——那十年夏天——或者第二個夏天吧——因為，在總是同樣的背景裏，我的重疊的記憶有時候互相混亂——有一天，我走進客廳去找一本書；她正在那里。我正穩立即退出來，她的照例似乎不看見我的，喚我下。

——你到爲什麼你走得這麼快？你怕我嗎？

心裏直跳。我走近她去；勉強對她微笑，向她伸手。她把我的手揪在她的一隻手裏，用另一隻手撫摩我的面頰。

「你的母親給你穿得多麼壞，可憐的小東西！……」

我那時候穿了一種大領的海軍服，我的鼻母開始揉弄它。

「海軍服的領子要更敞開許多哪！」她一邊說，一邊解我襯衣上的一個釦子。「得！瞧這樣你不是好了一點嗎！」於是，拈出她的小鏡子，她把我的面孔向她的面孔拉過去。用她的裸臂擁我的頸脖，一隻手伸進我敞開的襯衣裏，一邊笑一邊問我發癢不發癢，更往下伸進去……我急的一跳，那麼猛烈，把海軍服給掙裂了；滿面通紅，當她裹着

「嘿！小傻瓜！」我逃走了；我直跑到園子的那頭；那邊，在菜園的小水池裏，我浸一浸我的手絹，掩在額上，洗着，擦着我的面頰，我的頸脖，這位女人所碰到過的任何部分。

有些天，侶西·比柯倫「發作」起來了。那是突然貫襲來的，把全家都鬧一頓。

阿緒拜爾教小姐趕緊把孩子們領走，使他們分心；可是無法給他們塞住那些從寢室或從客廳發出來的可怕的號叫。我的舅父失去了主意；我們聽見他在過道裏，手忙腳亂，闖來闖去，找手巾，找哥隆香水，找醇精；晚間，在食桌上，舅母還不能來，他帶着憂慮和蒼老的神色。

發作差不多完了的時候，侶西·比柯倫把她的孩子們叫到她的身邊；至少是羅伯和須麗葉；從沒有阿麗莎。每逢這種愁悶的日子，阿麗莎照例關在自己的房間裏，有時候她的父親到那里去找她；因為他常同她談話。

那些發作很驚動僕人們。有一晚，發作得特別厲害，我跟母親在一起，留在她房間裏，那裏比較不大覺察到客廳裏的事情，忽聽得廚裏在過道裏一邊跑一邊喊叫：「先生跌下去，可憐的太太要死了！」

我的舅父本來到了阿麗莎的房間裏；他下去的時候，我的母親走出去會他。一刻鐘後，他們兩個不曾留意經過我還在的房間的窗前，我聽見了母親的聲音：

「我對你說，喂；這一套，全是做戲。」——連好幾次「字」頓……「做」——戲。」

再是亞當暑假快完的時候，在我們過夏以後的兩年。我該不期常見我的舅爺了。可是趁我還沒有講攪亂我們的家庭生活的這個不幸的事件，趁我還沒有講結婚以前不久，使我對侶西·比柯倫所懷的複雜曖昧的感情一變而為純粹的憎惡的那一個小小的事故，我該給你們講我的表姊了。

阿麗莎好看不好看，我還不會看呢；把我牽引在她身邊的，是另有一種魅力，不僅僅由于美貌。自然，她很像她的母親；可是她眼睛的表情，截然不同，所以我到後來才看出這一點相似。我不會描寫面孔；眉目都叫我抓不住，甚至于眼睛的顏色；我現在只記得她的微笑裏早已有點含愁的表情，以及遠離開眼睛，高舉在上面，彎彎的一綫眉毛。我在別處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不，我見過但丁時代的一尊佛羅倫司的雕像；我喜歡幻想琵琶忒麗思小時候有她那樣彎得很大的眉毛。它們給目光，給全生命，流露出一種又踴躍又信任的疑問，——不錯，熱情的疑問。她一身都只是疑問，那只是朝寺……我要對你們講這種疑問怎樣抓住了我，變成了我的生命。

然而須麗葉會顯得更美；喜悅和健康給她加上了光輝；可是她的美麗，靠近她的姊

姊優雅，總顯得是外表的，一目了然的。至於我的表弟羅伯呢，沒有什麼顯出他的特性。他只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一個孩子；我同須麗葉，同她玩；同阿麗莎，我談話；她不大參加我們的遊戲；儘管向過去回溯到多麼遠，我只想見她莊重，溫柔的含笑，深思。

——我們當時談什麼呢？兩個孩子能談什麼呢？我就要想法給你們講了；可是，爲了以後不再講我的舅母，讓我先給你們講完她的事情吧。

我父親死後的兩年，我的母親和我上哈浮過復活假。我們不住在比柯倫家裏，他們在城裏的房子很小，我們住在我母親的姊姊家裏，她的房子比較大。朴朗提葉姨母，我難得有機會看見，已經孀居了多年了；我不大認識她的孩子們，他們年紀比我大得多，性情也和我很不相同。「朴朗提葉宅」哈浮人這樣叫的，實在並不在城裏，而是在俯瞰城市的那個叫做「坡頭」的小山半腰裏。比柯倫家住在鬧市附近；有一條坡道，從這一家通到那一家，只消一忽兒工夫；我常常一天從那里爬上爬下好幾次。

那一天，我在舅父家裏吃午飯。飯後不久，他出去了；我陪他直到他的事務所，然後回朴朗提葉家去找我的母親。到那里，我聽說她同我的姨母出門了，要到吃晚飯才回。

家。我馬上又下城去了。我很少能自由的到那里散步，我直走到港口，海霧把天籠罩得陰沉沉的，我在碼頭上踟躕了一兩個鐘頭。突然我轉念撞回去驚一驚阿麗莎，雖然我剛離開她；我從市區內跑回去，到比柯倫家門口按鈴；我早已奔上樓梯。給我開門的女僕擋住我說：

「別上來，小先生！別上來；太太又發病。」

可是我溜過去了；我並不是來看我的舅母啊；阿麗莎的房間是在第三層樓。第一層是客廳和食堂；第二層，舅母的房間，那里正傳來講話的聲音。我得經過的那個房門正開在那里；一道光從房里裏穿出來，橫截樓梯頂；怕被人看見，我躊躇了一下，我躲開，我大為愕然，看了這一場情景：窗簾都下着，可是兩個燭架上的臘燭放射着一片愉悅的光亮，房間的中央，我的舅母躺在一張長椅上；她的腳邊，是羅伯和須麗葉；她的後邊，穿中尉軍服的一個陌生的年輕人。——那兩個孩子也在場。如今我覺得着實古怪；可是當時在我的年幼無知裏，倒使我安了心。——他們一邊笑一邊看那個陌生人，他用細嗓子反復說：

「比柯倫！比柯倫！……如果我有一隻綿羊，我一定就叫它比柯倫。」

我的舅母也哈哈大笑。我看見她遞給年輕人一枝烟捲，讓他點了，收回去。吸了幾口。烟捲掉地了。他轉身去檢它，假裝腳絆在一條披巾裏，摔下去。跪在我的舅母面前。託福這一場可笑的把戲，我溜了過去，沒有被看見。

現在我到了阿麗莎的門前了。我等了一會兒。笑聲，歡噪聲，從下層傳上來；也許它們蓋住了我的敲門聲，因為我不聽見回答。我推門，閃無聲的開了。房間裏早已暗得。我一下子辨不清阿麗莎，她是在她的床頭，跪在那裏，背朝了殘缺着餘光的窗子。當我走的時候她轉身來，然而沒有站起來，低聲說：

「噢！芥龍，為什麼又來了？」

我低下頭去看她；她的臉上浸滿了眼淚……

這一刻決定了我的一生。我直到如今記起來還不能無憾。無疑的，當時我實在不知道阿麗莎悲苦的原因。可是我遙切的感覺到一種痛苦。對這這個懦弱的小靈魂，對於這個被咽喉盜賊得不能自持的纖弱的身體，太過于強烈了。

我站定在她的身邊，她跪定在那裏，我一點也不知道如何表白我心裏這種新奇的感奮；可是我把她的頭緊攏到我的心頭，在她的額上緊貼我的嘴唇，從唇間流出了我的全靈魂。沉醉于愛，于憐，于熱忱，犧牲，德行的一種分不清的混合感情，我以全力訴諸上帝，獻身給他，不再能想到我此生能有別的什麼目的。除了給這個孩子遮蔽恐懼，遮蔽苦難，遮蔽生活。我終於跪下了，滿心祈禱的至誠；我把她迴護到我的身邊；朦朧的我聽見她說：

「芥龍！他們沒有看見你，是不是？噢！快走！萬不要叫他們看見你。」
然後，更低了：

「芥龍，別告訴什麼人。可憐的爸爸一點也不知道呢。」
所以我什麼都沒有告訴母親；可是科朗提葉姨母同她不斷的竊竊私議，這兩位婦人的神祕，有心事，發愁的神情，每見我在她們密談的時候走近她們，就用來趕我的「孩子，到別處玩！」這種種都給我點明她們並非完全不知道比利倫家裏的祕密。

我們剛回到巴黎，一通電報把我的母親招回哈洛去。我的舅母逃走了。

「同一個男人嗎？」我問阿諾拜爾敦小姐，母親把我留在她身邊了。

「孩子，你問你的母親吧；我什麼也不能回答你，」這位親愛的老友說，那個事件弄得她目瞪口呆。

兩天以後，她同我出發去會我的母親了。那是禮拜六。我第二天可以在教堂裏重見我的表姊妹們了，只有這一點盤據了我的心思；因為，我的孩子氣想頭很看重我們再會的這一點尊禮。究竟，我對於舅母；滿不在意，而且以不向母親探聽爲榮。

那個小禮拜堂裏，那一天早上，沒有多少人。服提業牧師，顯然是存心的，把講經的題目選定了基督這一句話：「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阿麗莎坐在我的前幾排。我看見她的側面；我一眼看定了她，帶了那樣一種忘我的心境，我竟至于覺得我由她而聽見我悉心傾聽的這些話。——我的舅父坐在我母親的旁邊，在哭泣。

牧師先讀了全節：「你們要努力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那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然後，明細的

把題目分成了幾項，他先講大路：出了神，如在夢中，我重見我舅母的房間；我重見她躺著，笑着，我重見那位煥發的軍官也笑着：就是歡笑這一個觀念也變成了一種冒犯，一種凌辱，彷彿變成了罪孽的可憎的誇大！

「進去的人也多，」服提葉牧師下去；然後，他描寫而我看見一羣盛飾的羣衆，歡笑着，喜孜孜的進行着，作成了行列，我覺得我不能，我不願加入，因為我若同他們走一步，就遠一步的離開了阿麗莎。——於是牧師又回到題句的冒頭，我也就看見我們得努力進的那個窄門了。在我所沉入的夢裏，想像它像一種壓榨機，我用力鑽進去，帶了一種極度的痛苦，然而裏面混和了一種天福的預感。而且這個門就變成了阿麗莎的房門；爲了要進去，我減縮自己，出空自己身上所殘存的一切自私心：「因爲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服提葉牧師繼續說——「由此而超乎一切苦難，一切憂愁，我想像，我預感到純淨的，神祕的，聖潔的，我的靈魂早已渴慕的另一種喜悅。我想像這一種喜悅像提琴的歌聲，又尖銳又柔和，像鋒利的烈焰，阿麗莎的心和我的心在那里融化了。我們兩個一塊兒向前走，穿了「啓示錄」裏講的白衣服，手挽手，望着同一個目標：如果這

些孩子的夢令人微哂，于我有什麼要緊！我只是複述它們，毫未加以更改。也許其中顯得有一點含混，那只是在于言語，在于不完全意像，不能把一種感情表現得很確切。

「找着的人也少，」服提葉牧師收束了。他解釋怎樣找窄門：很少人——我就要是他們中人：

到說教的終了，我已經達到了這樣高的一種精神的緊張狀態，以致一等到禮畢，我就跑了，不想法去看我的表姊——出于高傲，早已想使我的決心（因為我已經下了）受試煉，以爲最配得上她莫如立刻離開她。

這種嚴格的教訓發見我的靈魂已經有了準備，天然的急於義務，而且被我父母的榜樣，如在他們用來節制我心裏最初的衝動的清教徒訓練以外，錦上添花的給引向了所謂「德行」。自制在我就如同自縱在別人一樣的自然，我所身受的這一種嚴誥，並不叫我厭惡，反叫我歡喜。我向將來追求的，達到幸福所需的無限努力反重於幸福本事；我早已把幸福與德行混爲一事了。自然，像一般十四歲小孩子一樣，我還沒有定型，還易屈身伸；可是不久我對阿麗莎的愛情使我斷然的向這方面突進了。內心裏一種豁然恍悟使我意識到了自己：我覺得自己收斂着，不甚開展，若有所待，不大關心別人，不怎樣進取，不夢想什麼勝利，除了對於自己的勝利。我喜歡讀書；遊戲之中，我只愛費心思，費力的遊戲。與我年齡相仿的同學們不大來往。湊和他們的娛樂，僅出於親善或慫恿。我却同阿培·比服提葉要好，他在第二年到巴黎來跟我在一起，和我同班。他是一個可

愛的，疏懶的孩子，對他我愛過於敬，可是同他我至少可以談哈浮。思緒老是向那里飛。

至於我的表弟羅伯·比柯倫，他已經上我們的學校作寄宿生，可是比我們低兩班，我只有在禮拜天才會見他。如果他不是我表姊妹的弟弟，然而不大像她們的，我就決不會有心看他了。

我那時候一心只想到我的愛情，藉了它的照耀，這兩方友誼對於我才有了幾分重要性。阿麗莎好像福音書裏給我講的那顆寶貴的珍珠；我是賣了一切所有以求它的那個人。雖然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我講愛情，而且把我對表姊所懷的感情稱為愛情，可有什麼不對嗎？我嗣後所經驗到的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更配得上這個名字了——而且，等到年紀大到明確的感到肉體的不安了，我的感情沒有多大變質，我小時候只求配得上的那一位，我以後也從不曾想法直接的占有她。工作，努力，敬虔的行爲，我把這一切都神祕的獻給阿麗莎，想出了一種過分講究的德行，常常不使她知道我只爲了她而作的事情。這樣子我沉醉於一種強烈的謙遜，而且習慣了，不顧我的舒適，決不以任何不費力的事

情爲滿足。

這種好勝心單激勵我一個人嗎？我以爲阿麗莎覺得出，不以爲她爲了我的緣故或者爲了我而作了什麼，雖然我只爲了她而努力。一切，在她無節的靈魂裏，都保持了最天然的美。她的德行保有了如許自在與嫺雅，看起來是十足的優游。由於她那種孩子氣的微笑，她那種莊重的目光是迷人的；我竟見那種於如此溫柔中含疑帶間的日光舉起來了，我明白了我的舅父，在他的煩擾中，如何從她們的長女身邊尋得了支撐，勸言和安慰。常常，在當年夏天，我看見他同她談話。他的悲苦使他老了許多；他吃飯的時候不大講話。有時候猝然表示出一種勉強的快樂，比他的沉默更難堪。他成天在辦公室裏吸烟，直到晚響阿麗莎去找他爲止；他要請了才出去；她把他像領一個小孩子一樣的領到園子裏。兩個人一塊兒，沿那條花徑，走到下菜園的階段附近的空地去坐下，我們已經向那里搬去了幾張椅子。

有一晚，我逗留在外邊讀書，躺在一棵紫色大山毛榉樹蔭底下的草地上，和花徑只隔一層桂樹籬，擋住了眼睛，卻擋不住聲音，我聽見阿麗莎同我的舅父談話。顯然他們

剛談了羅伯，我的名字隨由阿麗莎說出來了，我剛開始聽清楚他們的話，我的舅父就感嘆起來了：

「噢！他，他總愛用功。」

出於無心而聽了，我想走開，至少作一點動靜，讓他們知道我在哪里；可是怎麼辦？咳嗽嗎？喊一聲：「我在這里哪？我聽見你們了！」……然而我沒有做聲，並非由於想多聽一點的好奇心，而是由於羞窘。而且，他們不過在那里經過，我只是很不完全的聽見他們的話……可是他們走得很慢；顯然，阿麗莎，照她平常的樣子，挽了一隻輕籃子，正在摘除枯萎的花，從樹牆腳下檢起被常常襲來的海霧浸落的還沒有熟的菓子。我聽見她清亮的聲音：

「爸爸，巴利塞姑丈是一個不凡的人嗎？」

舅父的聲音低而含糊，我聽不清他的回答；阿麗莎堅持着：

「很不凡嗎，你說？」

又是太含糊的回答；然後阿麗莎又說：

「芥龍很聰明，是不是？」

我怎能不聽呢？可是不，我什麼也聽不清。她接下去：

「你相信他會成一個不平凡的人嗎？」

到這裏舅父的聲音提高了：

「可是，孩子，我倒要先知道你說『不凡』是什麼意思！一個人儘可以很不凡而不顯出來，至少在人眼前……而在神眼前很不凡。」

「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阿麗莎說。

「而且：我們能知道嗎？他還太年輕呢：唔，當然，他很有希望；可是這樣還保不定成功：」

「還必須要什麼呢？」

「可是，孩子，我能對你說什麼呢？必須要信賴，依靠，愛情：」

「什麼叫依靠？」阿麗莎打岔說。

「就是我所缺少的愛敬，」舅父悽然的回答；隨後他們的聲音終於聽不見了。

晚禱的時候，我後悔出於無心的失檢，決定向表姊自首。也許這一次確有想多知道一點的好奇心混入了。

第二天剛聽我講了一些話的時候：

「可是，芥龍，這樣聽人家很不好。你該闔照我們或者就走開。」

「我當真沒有聽：我無意聽，偏聽見了：而且你們只是路過。」

「我們走得很慢。」

「不錯，可是簡直沒有聽見什麼。我立刻就不再聽你們了：說，舅父怎樣回答你的，聽了你問他成功必須要什麼？」

芥龍，「她一邊笑一邊說，「你完全聽見了！你只是開玩笑，要我複述一遍。」

我保證你只聽見開頭：聽見他講信賴，愛禱。」

「他後來說還必須有許多東西。」

「可是你，你回答了什麼呢？」

她突然掀起面孔來了：

「聽他講到生活的依靠，我回答說你有你的母親。」

「噢！阿麗莎，你很清楚我不能永遠有她的！而且這並不是一宗事……」
她低下頭去。

「他也是這樣回答。」

我握她的手，直抖。

「將來不管作什麼，我都是爲了你才成功。」

「可是，芬龍，我也會離開你的。」

我的靈魂進入了我的言語：

「我，我將永遠不離開你。」

她微微聳一聳肩膀：

「你沒有力量一個人走路嗎？我們誰都得獨自個尋上帝。」

「可是你得給我指路。」

「爲什麼你要在基督以外另找嚮導呢？……你以爲我們會更相接近嗎，比諸當我們兩

個互相忘記了，祈禱上帝：」

「是的，使我們結合的時候，」我插上去，「這正是我每早每晚向他祈求的事情。」

「你不了解結同心於神中嗎？」

「我完全了解！這就是神往的聚會，在共同崇拜的東西裏。我覺得確是爲了聚會你，我才崇拜我知道你也崇拜的東西。」

「你的崇拜不純粹。」

「不要太苛求於我了。我就是天國也儘會不看在眼裏的，倘若我在那里聚會不到你。」

她握一隻手指掩在嘴唇上，帶幾分莊重的樣子。

「你先考慮的國和他的正義。」

錄下我們的對話，我很覺得，在不知道許多小孩子的談話多麼有意識而認真的人們，這些話會顯得太不像孩子話了。我能怎樣呢？我要想法子爲它們辯解嗎？不，就如同我不願意爲它們使它們顯得更自然一點。

我們得到丕拉文（W. G. Wells）的福爾賽，讀了其中許多長段。阿麗莎同我牽拉了文，以幫助她的弟弟爲藉口，其實，我猜，倒是爲了繼續跟隨我讀書。的確，對於我知道她不會陪我做任何極端空，我簡直不敢叫自己感覺興趣。即使這有時候於我有妨礙。真是箇不肖子，如人家僥倖偷粗粗的，在於隨遇我精神的突進；恰好相反，我覺得她到癡都纏纏易易的伴我的先養。正是我的精神纏繞她而擇路，那時候我們盤據心頭，那我們思的東西，往往不過是更巧妙的感通的一種推托，不過是感情的一種遮蔽，醜的掩飾。

她：我的母親對於她還沒有測到深處的一種感情，起初儘也會感覺不安的；可是，現在她自覺精方弱衰了，她喜歡把我們結合在同一個慈母的擁抱裏。她許久以來所患的心臟病愈來愈常常纏她了。有一次發作得特別厲害的時候，她把我叫到她跟前：

「可憐的孩子，看我真衰老得不中用了，」她對我說；「哪一天我會撇下你了。」她沉默了，很氣促。我忍不住叫出了似乎她等我說的話：

「媽媽：你知道我願意同阿麗莎結婚。」

我這句話無疑的正好合上了她的心思，因為她立刻接下去說：

「對了，我就是要跟妳講這個，芥龍。」

「媽媽！」我在哽咽中對她說：「你相信她愛我嗎？」

「我相信，孩子。」她溫柔的重復了幾下：「我相信，孩子。」她講得很費勁。她加上說：「你得聽憑上帝辦。」然後，趁我把頭低到了她身邊，她把手攔在我頭上。又說：

「願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孩子們！願上帝保佑你們兩個人，」於是沉入了一種昏迷狀態，我也就不想法睜醒她。

這一番談話以後就不會繼續；第二天，我的母親覺得好了一點；我又去上學，沉默重新封住了這一點半吐的機密。而且，我能更知道什麼呢？阿麗莎愛我，我一刻都不會懷疑。即使我會，經過了其後接上來的那個悲慘的變故，懷疑也就永遠從我心上消失了。

我的母親在一天晚上，當阿緒拜爾教小姐和我在身邊的時候，非常平靜的棄世了。

把她帶走的那一次最後的發病起初似乎並不比以先各次更厲害；直到臨了病勢才轉而嚴重，親族們誰也來不及趕到。我是在母親的老友身邊把親人的死體看守了第一個通夜。我深愛我的母親，可是我十分驚異，我雖然流淚，竟不覺得怎樣悲痛；我哭呢，那是出於哀憐阿緒拜爾敦小姐；她看了她的朋友，比她小好多歲的，竟如此比她先被上帝召去了。可是隱祕的想到這一回喪事將促成我的表姊歸向我，我把哀痛大大的鎮住了。

第二天，我的舅父到了。他交給我說要晚一天才同朴郎提葉姨母一塊兒來的他女兒的一封信。

「芥龍，我的朋友，我的弟弟，」她在信上說，「我無限悵憾，未能在她死前向她說出，會使她滿意，如她所期望的那些話。現在，願她寬恕我吧！願此後單是上帝領導我們兩個吧！再見，可憐的朋友。——比往常更親切的，你的阿麗莎。」

這封信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她悵憾于沒有說出的那些話是什麼話呢，倘不是她用來給我們的將來定約的一些話？然而，我還太年輕，不敢立即就向她求婚。而且，我用得着那些諾言嗎？我們不是早就像定了婚了嗎？我們的相愛對於我們的母親屬已經不再是

一種酸滋味；我的舅父，同我的母親一樣，不加以阻撓，不伴無助，他早已指撥當他的兒子了。

過了幾天，就是復活假，我到哈爾濱過假日，住在朴郎攝妻孀家裏，吃飯還不如總在比柯倫舅父家裏。

我的姨母菲麗歐·朴郎提葉是女人中最好的，可是我的表姊妹們和我不同，她們不怎樣特別親密，又不斷的事務忙得她氣喘喘不過來，她的舉動沒有溫柔，她的聲音沒有諷刺，不管在一天裏什麼時候，只消一感到對我們的感情滿溢得需要流露了，她就橫七豎八的把我們擁抱個不停。我的舅父比柯倫很愛她，可是當他讚揚她的時候，我總一聽他的聲音，就很容易覺出他如何更喜歡她的母親菲葉。

「你可憐的菲葉，」有一晚她開始說：「我不知道這余金夏大潑酸使麼，我總想聽等知道了你的計劃，然後才決定我自要辭掉律師職務若我會求你有什麼。」

「我還沒有怎樣想過呢。」我回答她：「我也許要旅行。」

她接下去：

「你知道，我這里同奉格司來，素，尔慈息是歡迎。尔也會叫你的舅父，叫須麗葉喜歡的，倘若到那邊去……」

「你的意思是說阿麗莎。」

「真的！對不住：你會相信嗎？我本以為你是愛的須麗葉！直等到你的舅父給我講了：還不到一個月呢：你知道：我：我非常愛你們，可是我不十分深知你們；我太少機會見你們了！……並且我不大觀察：我沒有工夫關心于我無甚關係的事情。據意見你總要同須麗葉玩：我常常想：她那麼好看，那麼活潑。」

「不錯，我現在還願意同她玩，可是我愛的是阿麗莎……」

「好極了！好極了，隨你：至于我，你知道，儘可以說我不大知道她，她不如她的妹妹好講話；我想，如果你選中了她，你當有選擇的經由……」

「可是，我愛她並非出于選擇：我僅僅沒有想過我有什麼理由……」

……「別着惱，芥龍；我對於你講話並沒有惡意：你叫我忘了我想對你說的話了……啊！……」

「對了：我想，當然，結局總歸是結婚的；可是，你還在服內，你照規矩還不好就訂婚……」

而且，你還太年輕。我想過，現在你沒有母親在一起你一個人住在奉格可麥，有點觸目
……」

「可是，恰好就爲了這一點我才說要旅行啊。」

「不錯。唔！孩子，我想過，有我在那里，什麼都方便了；我已經準備好送出一部分夏天。」

「只要我一請求，阿緒拜爾教小姐一定高興來的。」

「我早已知道她要來的。可是那樣還不行！我也要去：噢！我無意替代你可憐的母親；」她補充說，忽然嗚咽起來了；「可是我可以管家務；唔，你，你的舅父，阿麗莎，叫你們都不至覺得有什麼不便。」

我的姨母菲麗歛算錯了她在里頭的效驗。實際上，我們只是因爲她才感覺不便呢。照她所說的，她在七月初就到奉格可麥住，阿緒拜爾教小姐和我不久也上那里和她聚在了一起。藉口幫助阿麗莎照料家務，她把這個素來安靜的家裏充滿了不斷的喧噪。爲了討好我們，爲了如她所謂叫「什麼都方便」，她把壓懣懣得非常過分，以至于我們，阿麗莎

莎和我，在她面前差不多總是很拘束，很緘默。她一定以為我們很冷淡；即便我們不沈默，她也難會了解我們這一種愛情的性質嗎？須麗葉的性格倒是同這一種繁冗合得的；也許看見她對子小姪，女流與太顯然的偏愛，我對姨母的感情沾上了一些不快。會覺的有一早上，舞差來了以後，她叫我：

「可憐的芥龍，我非常難過；我的女兒病了，要我回去；我不得不離開你們了。」
 滿懷着無用的過慮，我去找我的舅父，不知道我的姨母走後我可以不可以還留在裏

格司麥。可是我的話剛開始：
 「什麼？他就嚷起來了，我可憐的姊姊還想把最自然不過的事像弄後繼續嗎？呀！為什麼你要離開我們呢，芥龍，你不是早就像我的兒子嗎？」

了這種很像幸福的恬靜。我的居喪並沒有把我們的愛情籠暗了，反而增厚了。一種單調的生活開始了。在其中，有如在一個很宏亮的地方，我們心裏的最輕微的激動都可以聽

得出。

我的姨母走了幾天以後，有一天晚上，在席間，我們談論她——我記得：

「多麼騷擾啊！」我們說。「難道生命的波浪不給她的靈魂留一點休息嗎？愛之美貌，你在這裡作怎樣的反映呢？」……因為我們想起歌德的話來了，他在講史坦因夫人的時候，寫道：「看世界反映在這個靈魂裏一定很美。」我們立刻就定了一種階級制，把冥想力量為最高級。我的舅父，本來一直不做聲，到那時候就帶了悲哀的微笑責備我們說：

孩子們，「他說，「即使破碎的，上帝總會認識他的映像。我們慎勿以人們一生裏的瞬間來判斷他們。你們不喜歡按這位可憐的姊姊的地方都是種種事情的結果；我太熟悉那些情形了，無法像你們一樣酸澀的批評她。年輕時候的可愛的氣質，老來沒有不會變壞的。你們所謂「騷擾」，在菲麗歇，原先不過是叫人喜歡的精神煥發，天真爛漫，爽快與愛嬌；我們從前實在與你們現在沒有多大的不同。我頗有點像你，芥龍也講比我所知道的還要多。菲麗歇很像現在的須麗葉；對你，甚至于模樣也差不多。」忽然

我像重見了她，「他轉向他的女兒說，「聽了你談笑裏的某些種聲音；她有你的微笑——還有那一種姿勢，她不久便失了的，像你那樣的，有時候，什麼也不作，老是坐着，臂肘撐在前面，頭額支在交錯的手指上。」

阿緒拜爾教小姐向我轉過臉來，差不多昏暗的；

「你的母親，阿麗莎像她。」

那一年夏大非常出色。一切都似乎沉浸于蔚藍。我們的熱情戰勝了災難，戰勝了死亡；陰影在我們面前倒退。每一天早上我由快樂催醒；我黎明即起，奔出去迎太陽。現在夢想起那個時候，我就重見了當時滿野的露水。須麗葉比夜裏睡得很晚的阿麗莎起得早，常同我一塊兒走到園子裏。她做了她的姊姊與我之間的信使；我向地沒有盡頭的講我們的愛情，她似乎也永遠聽不厭。我對她說了我不敢對阿麗莎說的話。在阿麗莎的面前，因為過于愛她了，我反而變得生怯，變得拘束。阿麗莎好像也隨和這一種把戲，喜歡我同她妹妹與高采烈的講話，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我們實在只是談論她。

愛之美妙的矯飾，甚至于就是愛的充溢之美妙的矯飾啊，由于怎樣一條祕密的道路

「你把我们從笑引到哭，從最天真的歡樂引到德行的請求呢？」

「夏天那麼純淨或那麼平滑的逆差，蛇那些溜法的日子，差不多一點也不容我忘記，留下什麼到今日。唯一的事情就是談話和讀書。」

「我做了一個悲涼的夢，二柯麗莎對我說：『在暑假裡可幾次的。』一個早上，『我夢見我活着，你却死了。不；我沒有看見你死。只是你死。』這太可怕。這太不近情了。我終得以認定你只是不在罷了。我們分開在兩處，我覺得有法子和你聚在一起；我尋思怎樣辦，爲了達到你那里，我那麼用力，以至欲把我激醒了。」

「今天早上，我相信我還在這個夢的印象之下；彷彿我還繼續做這個夢呢。我覺得還和你隔開，而且要和你隔開許久，許久——」她很低的加上說：「乃至盡我的一注，覺得我們的一生都得作一個極大的努力！」

「爲什麼？」

「你畢竟在求個？」
 「每人作一個極大的努力以求我們重聚在一起。」
 「我沒有覺醒或不覺醒，聽她的話，我的心跳得很利害，忽然有了勇氣，我好象作一個辦對她說：『你終於十五年前應驗。』」

「至于我，今天早上，我夢見我正要同你結婚，那麼牢靠，什麼也不能分開我們。」
 「除了死。」

「你以為死能分開嗎？」她接口說。

「我的意思是。」

「我倒以為它能聚合成對，對，聚合成生前分開了的東西。」

這一番話深入了我們的內心。我現在還甚至聽得見我們講話的音調呢。然而我到後來才完全明白了它們的嚴重性。

「你回吧，你感……」

夏天逝去了。田野的大部分早已空了。我臨走的前晚，或更前一晚，我和領麗葉走往低園的小樹林。

「你昨天背給阿麗莎聽的是什麼？」

「什麼時候呢？」

「在石坑前面的長椅上，在我們把你拋落在後邊的時候。」

「啊！……彼特萊的一些詩句吧，我想？……」

「哪些？……你不肯念給我聽。」

「不久我們將沉入寒冷的陰曆。」

「我不樂意的唸起來；可是她，立即搶上來，用一種變了的顫抖的聲音唸下去：

「『再會吧！我們太短的夏天的朝朝！』」

「怎麼！你也知道嗎？」我叫起來了，非常驚訝。「我一向以為你不喜歡詩……」

「爲什麼呢？是因為你從來不唸給我聽嗎？」她說，一邊笑，「可是有一點勸導……」

「這時候你似乎以爲我十足的愚鈍。」

「『一個人可以很聰明而並不喜歡詩。我從沒有聽見你唸過詩，或者要我唸過詩。』」

「因爲那是阿麗沙的事情……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突然間：

「你是後天走嗎？」

「是麼，我得走了。」

「今年冬天你要作什麼呢？」

「讀高等師範第一年。」

「你想什麼時候同阿麗莎結婚呢？」

「先要等服了軍役。甚至子也要等知道得清楚一點我將來要作什麼。」

「你現在還不知道嗎？」

「我還不知道。使我感覺興趣的事情太多了。我儘可能的延宕下去，直到我必須

選擇，只能作一門的時候。」

「也因為怕定下來你才展緩你的訂婚嗎？」

我聳一聳肩膀，沒有回答。她追問下去。

「那麼，你們不訂婚還等什麼呢？你們為什麼不立刻訂婚呢？」

「可是我們為什麼要訂婚呢？不宣告外邊人，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將來也是，屬

于彼此的，不是已經有了嗎？而且我總覺得也以我的冬主相許，你以為我用的來繫住我

的愛情才算好嗎？我不以為然。誓旨在我看來是對付愛情的二種侮辱：我要同她訂婚，惟有等我不能信任她時。」

「我不信任的不過她這人。」

我們慢慢的走去。我們走到前以爾燕意中聽見阿麗莎同她父親談話的地方。我忽然想起「阿麗莎」我循她到園子裏來的話，她許正坐在路口，她儘許也會同樣的聽見我們談話罷；我不敢直接對她說的話現在好讓她聽見的可能性立刻引誘了我；覺得我這個詭計很好玩，提高了聲音：

「原由我讓着，這可說我這等年紀所不免的那種有一點鋪張揚厲的激昂，而且過分注意了我的措辭以求從頭麗華的話聽出她留聲不響出來的一切話來麼！只要我們能，俯臨我所愛的靈魂，看見那裏面，像在一面鏡子裏面，我們投入了何等的映影啊！能通曉別人像通曉我們自己一樣，比通曉我們自己還清楚啊！何等的寧靜在我們的柔情裏！何等的純淨在我們的愛情裏！」

我把頭麗華的激動視為我這一套平庸無足道的賣弄聲情的效果。她突然把頭掩在我

的肩

「茶龍！茶龍！我願意靠得住你，一定會使她幸福！如果她也要因為你而痛苦呢，我準會深惡痛絕你。」

「可是，須麗葉，」我嚷着，一邊抱她，托起她的頭，「我自己也要深惡痛絕我自己。如果你知道啊……可是，是爲的妻更好的就同她一起開始我的生活，所以我還不愿意決定我的事業哪！我把我全部的未來都懸繫在她的身上哪！沒有她我也能做的一切，我都不願作！」

「你對她講這一點的時候，她說什麼呢？」

「我根本從沒有對她講過！從沒有；也是因此我們還不訂婚；我們之間更談不到結婚的問題，也談不到我們以後要作什麼的問題。須麗葉啊！同她一起的生活在我看來美得直叫我「不敢」你聽嗎？不敢跟她講。」

「你要幸福猝然的降臨她嗎？」

「不！並不是那樣。可是我怕：叫她害怕，懂嗎？……我怕這種極大的幸福，我預先

瞥見的，會把她嚇了！——有一天，我問她，她不想旅行。她對我說她一點也不想說狂，她就滿足了。只要知道有那許多地方，知道它們美，知道別人可以去……」

「你呢？芥龍，你想旅行吧？」

「走遍天下！——生在我看來就是一個長途旅行。我們同他，這歷歷談，猶如諸國……你可會想到這兩個字的意義？越鐵……」

「我常常聽說……她喃喃的說。可是我不留心她，讓她的話像可憐的傷鳥似的落在她身上跌下去……」

「夜裏睡覺，醒在黎明的眩光裏，感覺只有兩個兩個在不定的波浪上……」

「到達一個海港，小時候早就在地圖上看過的，那裏一切都新奇。我想你在懸橋上，同阿麗莎下船，她倚在你的胳膊上……」

「我們趕快上郵局，」我笑着接下去，「領取須麗葉寫給我們的信……」

「容自奉格可愛的，她還留在那裏，你們覺得那裏太小，太懷遠，太遠了……」

她當時的話確是如此嗎？我可說不準，因為，我說過，我心裏充滿了愛情，除了愛

情的表白，簡直什麼也聽不見。

我們走近了路口，正要折回來的時候，阿麗莎突然從陰影裏露出來了。她面色那麼蒼白，須麗葉不由得叫了一聲。

「的確，我覺得不大舒服，」阿麗莎匆匆的說，有點口吃。「夜氣冷。我想我還是回去的好。」馬上離開了我們，她用急步向房子那裏走去了。

「她聽見我們說的話了，」須麗葉叫起來了，在阿麗莎一走遠的時候。

「可是我們沒有講什麼可以叫她痛苦的。恰好相反：」

「讓我走吧，」她一說，就跑去追她的姊姊了。

「那一夜，我睡不成覺。阿麗莎出來吃飯的，可是飯後立刻回去了，說是偏頭痛。我們的談話被她聽去了什麼呢？我很不安的回想着我們的話。然後我想也許我錯了，同須麗葉走的太靠近了，任我的胳膊擺在她身上了；可是那是小時候的習慣；阿麗莎早已看見我們這樣走過千百次了。啊！我真是盲目得可憐，摸索着我的錯處，竟一刻都沒有想到須麗葉的話，雖然我聽得那麼不經意，我記得那麼不清楚，也許阿麗莎已經聽見個

明明白白呢。沒有關係！惑于我的不安，恍于念及阿麗莎會懷疑我，再也想不出別的危險，我決定，不管我對須麗葉聲言過什麼，甚或由于她對我講的話發生了影響，我決定克制我的過慮，我的恐懼；第二天同她訂婚。

這是我臨走的前夜。我以為她的悲哀可以歸因于這一點。我覺得她躲避我。一天過去了，我終不能單獨跟她在一起；怕走前同她講不到話，我不由得在晚飯前不久逕自到她的房間裏；她正在帶一個珊瑚的頂鏡，抬起胳膊來結它，背朝了房門，低着頭，從肩上看兩支點着的臘燭之間的鏡子。她先是在鏡子裏面看見了我，繼續在那裏面看了我一會兒，沒有轉身。

「嗯！我的房門沒有關嗎？」她說。

「我敲過；你沒有回答。阿麗莎，你知道我明天走了嗎？」

她不回答什麼，只是把她沒有扣上的頸鏡放在壁爐架上。「訂婚」這個名詞我覺得太響，太粗野；我用了不知道什麼一些曲折話來代替了。阿麗莎一懂我的意思，她似乎就立不穩了，靠住「壁爐架」；可是我自己也顫抖得那樣利害，我戰戰兢兢不敢向她看。

我離她很近，沒有抬起眼睛來，握了她的手；她並不掙脫，而把臉沉下一點，把我的手提高一點，把嘴唇貼上去，半倚着我，喃喃的說：

「不，芥龍；不，我們不要訂婚，我請你……」

我的心跳得非常劇烈，我相信她覺得出；她更溫存的重新說：「不，還不要……」

聽見我問她：

「爲什麼？」

「倒是我應該問你：爲什麼？爲什麼變了呢？」

我不敢跟她談起前一晚的談話，可是顯然她覺得我正想到那上面，彷彿回答我的思想，她向我一眼看定了說：

「你錯了，朋友：我不需要那麼多的幸福。我們這樣不是已經夠幸福了嗎？」

她勉強要微笑而笑不成。

「不，因爲我得離開你。」

「聽啊，芥龍，我今晚不能同你談……不要糟塌我們最後的時辰……不；不。我照常

愛你；你放心。我要給你寫信，明天：等你一走。——現在走吧！瞧，我哭了……走開吧。

她推開我，輕輕的解開我——而這就是我們的辭別了，那一晚我再不能跟她說什麼了，第二天，當我動身的時候，她關在自己的房間裏。我看見她在窗口揮手示別，看着我坐的馬車漸漸的遠去。

那一年我差不多沒有看見阿培。服提葉；不等徵召，他就自願的入了伍，我則準備學士位，重上了一年的修辭班。比阿培小兩歲，我把軍役延遲到高等師範畢業以後，我們兩個就要在當年上那裏讀一年級了。

我們很歡樂的又見了面。從軍隊裏出來，他旅行了一個多月。我怕看見他變了；可是他無非更添了自信，而毫未失去他可愛的性愛。開學前一天下午，我們在盧森堡公園環遊的時候，再也忍不住隱藏我的心事了。我就對他詳談了我的戀愛。他是早就知道有那回事了。過去二年來，他得了三點對付女人的經驗，因此他擺起了一點自負的居高臨下的神氣，可是並不叫我生氣。他笑我未能想法子說下了他所謂最後的三言，他作爲一條原理，說必須永遠不要讓一個女人回復了主意。我讓他說去，心想他這些高論對於我對千她都毫無用處，而無非表明他不了解我們罷了。

我們到家的第二天，我接到這封信。

「親愛的芥龍。

「我已經細細的考慮過你向我提出的事情」我提出的事情「這樣稱我們的訂婚！」
 「我怕我對於你年齡過大了。你現在也許還不覺得，因為你還沒有機會看見別的女子，
 可是我想日後我會受到何種痛苦，倘若我從你以後，看出我不能再叫你喜歡了，讀我
 的信，你一定要非常生氣了；我相信聽見你的抗議呢；然而我還是請你等一等，等你在
 人生的道上再深入一點。

「我要明白我在這裏說的完全是爲了你自己，因爲在我這方面，我深信我永遠也不會
 不再愛你。」

「不再相愛！還會有這樣的問題嗎！——我與其說覺得悲哀，毋寧說覺得驚訝，可是
 心裏覺得非常亂，以致我立刻跑去把這封信給阿培看了。」

「唔，你打算怎麼辦？」他說，在他搖着頭，閉着嘴唇，把信讀過了的時候。我舉

起了胳膊，非常躊躇，非常苦惱。「至少我希望你不要答覆，同一個女人辯論起來，那就糟了；聽我說：禮拜六到陰溼過夜，我們禮拜天早上可以到奉格司麥，然後趕回來上禮拜一的早課。我自從服役以來還沒有會過你那些親戚；這是一個理由充分的推託，而徒手我很有面子。倘若阿麗莎知道這不過是一種藉口，那更好！你和阿麗莎談話的時候，我可以找須麗葉。你可不要再做小孩子；老實說，你的經過裏有些地方我不大了解；你想必沒有完全講給我聽；沒有關係！我總會明白的；最要緊是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去；你必須襲取你的表姊，叫她猝不及防。」

當我推開園子的柵欄門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利害。須麗葉立刻跑來迎接我們了。阿麗莎，在衣房裏忙着，並沒有趕緊送下來。我們正在同我的舅父和阿緒拜爾教小姐談話的時候，她終於走進了客廳。即或我們的猝然而至有點使她狼狽吧，至少她安排得不露一點聲色；我想起阿培對我說的話，想起她正是爲了防範我才那麼久不進來吧。須麗葉極度的興奮使她的拘謹顯得愈加冷淡。我覺得她不贊成我的同來；至少她總法在她的神情裏表示出不贊成，我不敢想像這種不贊成背後會潛伏了另一種較為激烈的感情。和

我們隔開一點，坐在一角，靠近窗子，她似乎全神都貫注于一件繡物，微動着嘴唇，數針脚。阿培講話——幸而！因爲，在我呢，我覺得講不出一句話，若不是他講了這一年從軍和旅行的雜話，這次會面的最初那一場一定是沉悶極了。我的舅父自己也似乎特別有心事。

「吃過午飯，須麗葉把我拉過一邊，領到園子裏。」

「你想得到嗎，人家向我求婚了！」——等到只有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她就嚷起來了。「菲麗歌姑母昨天寫信給爸爸傳達了尼末一位葡萄牙園主對我的意思。她說那個人很好，他今年春天在交際場上遇見了我幾次，因而中意了我。」

「你注意到了他沒有，那位先生？」我問她，不由自主的對那位求婚者起了一種敵意。

「唔，我看清楚了他是一個什麼人。吉訶德先生一流人，好性子，沒有教養，很醜陋，很俗氣，頗有點可笑；在他面前姑母也扳不起面孔的。」

「他有什麼……機會嗎？」我說，用了一種嘲笑的口氣。

「得了，芬龍！你別打趣我！一個做生意人！……如果遇見過他一面，你就不會這樣問我了。」

「可是……舅父怎樣回答呢？」

「就是依照我回答：我太年輕，還不配結婚；可是不幸，」她一邊笑一邊接下去說「姑母預料到會有這一種異議；她在信後追一筆，說愛德華·台西埃先生——這是他的名字——願意等下去，說他所以立即表示者無非是爲的聲請『候補』；真荒唐；可是你看我怎麼辦呢？我可不能說他長的太醜陋呀！」

「不妨說你不願意和一位葡萄園主結婚。」

她聳一聳肩膀：

「這裡理由在姑母的頭腦裏是講不通的……不要講它了。——阿麗莎給你寫信沒有？」她把話講的非常快，似乎心裏很亂。我把阿麗莎的信交給她，她讀下去，臉上很紅。我似乎在她的聲音裏聽得出一種忿怒的調子，當她問我說：

「那麼你要怎麼辦呢？」

鑲在，幾乎是藏在一頂西蘭大帽子的奧裏。這頂帽子是阿培從旅行中帶回來給她的，她立刻戴起來了。當我走近去的時候，她起初不轉過身來，可是由于她制不住的一陣輕微的顫抖，我知道她已經聽出了我的脚步；我立刻堅定起來。勇敢起來，以備反抗她的責備，她的目光將要加于我的嚴厲。可是當我走得很近了，早已彷彿出于畏懼而放慢了脚步的時候，她，雖然還不向我轉過臉來，只是低着臉有如一個賭氣的小孩子，却向我，差不多從背後，伸過一隻握滿了花的手來，似乎在招我前去。可是，出于淘氣，一見這個手勢，我反而停住了，她乃終於轉過身來，向我走了幾步，抬起臉來，我看見臉上滿是笑容。經她的目光一照，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又單純，簡易，以至於不費氣力，不變聲音，我開始說了：

「是你那封信把我叫來的。」

「我早就料到了，」她說，然後，用聲調鏗鏘了讀責的鋒芒：「也就是這一點叫我生氣的。爲什麼你誤會了我的話呢？實在很簡單呀！」（悲愁，困難，現在我早覺得實在只是想像而已，只在我頭腦裏存在罷了。）

「我們這樣已經是幸福了，我早就對你說過了；那麼當你要我變更的時候，我拒絕，你爲什麼見怪呢？」

的確，我在她身邊覺得很幸福，十足的幸福，以至于我的思想一心求與她的思想一點都沒有什麼不合處；我早已不希望她的微笑以外的什麼，只求和她，那麼樣，在一條暖和的，繁花夾道的小路上，攜手同行。

「如果你寧願如此，」我鄭重的對她說，一下子拋棄了其他的一切希望，委身給了當前這一種完全的幸福，「如果你寧願如此，我們就不要訂婚了。我接到你那封信的時候，我就明白我們實在是幸福的，也明白我們要不再幸福了。噢！把我原來的幸福還了我吧；我少不了它。我愛你深，大可以等你一輩子；可是，若說你要不再愛我，你懷疑我的愛情，阿麗莎，這種想頭真叫我愛不了。」

「唉！芥龍，我不能懷疑的。」

她對我說這句話的聲音是又沉靜又悲哀的；可是照耀在她臉上的笑容依然是很美，如此明朗，叫我不由得抱愧于我的疑懼，我的抗議了；當下我覺得無非是由于它們，她

的聲音裏才潛伏了給我覺出來的一點哀韻。毫無聯絡，我就跳過去講了我的計劃，我的學業，以及使我抱了極大希望的新生活。高等師範那時候不像它以後變成的樣子；那那種相當嚴格的訓練只能叫疏懶或頑劣的學生們不舒服，于好學的努力却大有幫助。我很喜歡那種近於修道院生活的風氣使我隔絕了世面，那實在也不大能吸引我，只要想到阿麗莎的，我也就立刻覺得可憎了。阿緒拜爾敦小姐在巴黎保留了原先同我母親合住的那幢住宅。除她以外，在巴黎簡直不認識什麼人，阿培和我每逢禮拜天要在她那里消磨幾個鐘頭；每逢禮拜天我要給阿麗莎寫信，不讓她不知道我生活裏的任何細節……

我們現在是坐在做蓋的菜園的邊緣上，胡瓜的粗藤從裏面胡亂的爬出來，最後結的瓜也已經被採去了。阿麗莎聽我，問我，我以先還不曾感覺過她的柔情如此般，她的溫情如此切。恐懼，憂慮，甚至于最輕微的激動，都在她的微笑裏消散了，化入那種可愛的親密裏，像霧霧化入了天空的純藍裏。

然後，在山毛榉的一張長椅上，須麗葉和阿培到了那裏會我們的，我們一塊兒把其餘的時間消磨于朗誦史文朋的「時間的勝利」，各人輪流讀一節。黃昏到了。

「得！」當我們走的時候，阿麗莎吻別我，對我說：「半開玩笑，可是帶了那種大姊姊的樣子，也許是由我唐突的舉動引起擁擠出來的，而她也喜歡擁擠出來的。」答應我以後不要再這樣荒唐了……

「怎樣，你定了約了嗎？」重新剩了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阿培就問我了。

「朋友，已經談不到這個問題了，」我回答，立刻又用了讓伊依何兼陳諾的語氣，加上了「一句」：「這樣更好得多。我從沒有像今晚那樣的幸福了。」

「我也是的，」他叫起來了；然後，猝然的抱住了我的頸脖：「我告訴你一件極好的，了不得的事情！芥龍，我發狂一般的愛上了須屬葉了！去年我早已有點意識到；可是我以後有了閱歷，我非等到重見了你的表姊妹們，一點也不願意告訴你。現在，好了；我的一生有了着落。」

我愛，我怎麼說愛——我崇拜須屬葉！

好久以來，我就一直覺得對於你有一種傑兄弟的感懷了……

然後，笑着，鬧着，他用盡氣力來抱我，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在我們坐穩羅黎的火。

車坐墊上滾來滾去。我被他的肚藍弄得目定口呆，我覺得他的言語裏混進了舞文弄墨的矯飾，也有點不舒服；可那有什麼法子抗拒這樣的狂熱，這樣的歡樂呢？

「怎麼！你已經表白了嗎？」我終得以趁兩段傾吐的隙間插進去問了他一句。

「沒有，當然沒有！」他喊着；「我不願意繞掉故事裏最美的一章。」

「愛中最好的時期

「非當你說：我愛你：

得！你不至于見怪吧，你，你這位慢性大家。」

「可是，究竟，」我有點着惱的接下去，「你以為她那方面：」

「沒有注意到她重見我有點不好意思嗎！我們在那邊的時候，自始至終，她那麼心亂，那麼一陣陣臉紅，那麼喋喋不休！：不，你什麼也沒有注意到，自然；因為你一心專注于阿麗莎了：還有，她怎樣問我哪！她怎樣傾聽我的話哪！一年來，她的智慧發展得着實厲害。我不知道你何由而認為她不讀書；你以為阿麗莎才有份：可是，老朋友。一她知道的東西真可驚人哪！你知道我們在晚飯以前作什麼消遣？背但丁的短曲（Canzone）

「我們各人唸一行，我背錯的時候，她給我改正。你知道：

Amor Che nella Mente regi ona

(愛情在靈魂裏與我理論)

你沒有對我講過她學過意大利文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說，頗有點驚訝。

「怎麼！常我們開始唸那首短曲的時候，她將我說是你指點給她的。」

「她想必聽見我對她的姊姊讀了它，哪一天，當她照平日的樣子，在我們旁邊談話或者刺繡的時候；可是她從不曾顯出她懂呢。」

「真的！阿麗莎和你給自私自心弄糊塗了。你們完全沉浸在你們自己的愛情裏，你們一眼都不看一看那點智力，那個靈魂的驚人的開花！並不是我要恭維自己，可是實在我來的正是時候；可是不，不，我並不懷怨你，你是知道的，」他說，一邊又擁抱我。「只是答應我！這些話一句也不要告訴阿麗莎。我自己一個人管自己的事情。須麗葉已經到了我的手裏，這是無疑的，而且很穩，我膽敢把她留攔到下一個假期。我甚至乎想從

現在到那時候，不給她寫一封信，可是，新年假，我們可以上哈浮通，那時候。」

「那時候？」

「唔！阿麗莎一下子就聽說我們訂婚了。我打算辦得十分敏捷。你知道以後要怎麼樣了？阿麗莎的承諾，你不能得到的，我用我們的榜樣強迫的爲你弄到手。我們要勸服她說我們不能在你們結婚以前舉行婚禮。」

他繼續說下去，把我沉浸入源源不竭的語流，火車到了巴黎也不停，我們進了高等師範也不停，因爲，雖然我們從火車站步行到學校，雖然夜已深了，阿培還陪到我的房間裏，在那裏我們又把談話延長到天明。

阿培的熱忱摺目前和將來都安排好了。他早已想見。敘述我們的雙婚禮；想像，描寫每人的驚，喜；耽戀這種種佳話；我們的故事，我們的友誼，他在我的戀愛裏盡的職司。我禦不住這樣動人心目的一種熱，終于自覺被透入了，緩緩的屈服於這些妄想的魔力了。託福了我們的愛情，我們的野心和我們的勇氣都膨脹了；一出學校，我們的雙婚禮由服提葉牧師主持了以後，我們就四個人一塊兒出發旅行了；然後我們投身去幹大事

業，由我們的夫人自願的充我們的合作者。阿培，不大喜歡教書生活，自以為生來合於當著作家的，由於幾本成功的戲劇，很快的獲得了他所缺少的財產；至於我，嗜好研究甚於從研究中可以得到的利益的，我想致力於研究宗教哲學，我打算給寫一部歷史：可是現在追想起那麼些希望來有什麼用處呢？

第二天我們就埋頭工作了。

四

時間，直到年假，非常短促，我的信心，受了上次同阿麗莎談話的激揚，不曾有片刻的動搖。照我所續定的，我每禮拜天給她寫很長的信；其餘的日子，遠離同學，差不多只同阿培來往，我以概念阿麗莎過活，在我愛讀的書裏給她作許多標識，讓我自己在其中所尋求的興趣受制於她在其中會覺感到的興趣。她的信仍不免使我不安；雖然她相當按時的答覆我的信，她道隨我的熱心，我以為專出於鼓勵我工作的心機，而不是出於她自己由衷的愛好；甚至於我懂得賞鑑，討論，批評，在我無非是用來表明思想的方法，在她，恰好相反，都利用了我隱瞞她的思想。有時候我懷疑她是否不是開玩笑；沒有關係！決定了什麼都不埋怨，我在信裏一點也不讓透露出我的不安。

到十二月底，阿培和我上陸浮去了。

我下榻在朴朗提葉姨母家裏。我到的時候，她不在家。可是我剛在我的房間裏安頓



下來，一個僕人來通知我說她在客廳裏等我了。

她一問完我的健康，我的居處，我的學業，不再多費心機，立即放縱了親切的好奇心：

「你還沒有說，孩子，你在奉格司麥住得滿意不滿意？你的事情可有點進展嗎？」
 我得硬起頭皮來忍受姨母的心直口快；可是，儘管我聽見她如此簡略的講那些即便用最純潔、最溫柔的言語來講也似乎有點唐突的感情，心裏如何痛苦，無奈她講話的語氣是那麼坦率，那麼懇切，我若動氣，未免說不過去。

不過，我起初不能不稍有點不服：

「你在春天不是對我說過你以為訂婚還嫌太早嗎？」

「不錯，我知道；起初總是這麼說，」她接口說，一邊抓住了我的一隻手，動情的緊握在她的手裏。「而且，礙於你的學業，你的軍役，你非過好幾年不能結婚，我都知道。再者，在我個人，我不贊成長期的婚約；那要把年輕的姑娘們苦死了。雖然有時很讓人感動；不過，不必把婚約公開；只叫人明白——頗！很審慎的——再也不想法

來那麼一套；而且，你們的通信，你們的往來，那樣就等於立了案了；再者，倘若有一個對手出來——這是有可能的，「她含笑而委婉的陳說，」那樣就可以微妙的答她：不；不值得費心了。你知道有人向須麗葉求婚了！她今年冬天很惹人注目。她還嫌年輕一點，她就是這樣回答了；可是那位年輕人表示等下去，——她也不確是一位年輕人了；總之，他是一個極好的對手，人很可靠；你明天還可以看見他；他要來我這裏過聖誕節。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印象。」

「我怕，姨母，他不要白辛苦吧，我怕須麗葉心目中另外有人，」我說，「竭力不立刻說出阿培的名字。」

「嗯？」姨母說，疑問的，一副不信的樣子，努着嘴，側着頭。「你說得我好驚訝啊！爲什麼她一點都沒有對我說過呢？」

我咬緊嘴唇不再多說。

「好吧！我們就可以分曉的；須麗葉最近有點不自在，」她接下去。「可是，現在我們談的不是她；啊！阿麗莎也非常可愛；到底，你對她宣告過嗎，有過沒有？」

雖然這個名辭：宣告，在我看來是太粗野，太唐突，叫我全都起了反感，却因為劈面撞到了這一句問話，又不曾撒謊，我有點狼狽的回答：

「有過，」覺得我的臉上發燒了。

「她說了什麼呢？」

我低了頭：我本想不回答。愈加狼狽，彷彿不由自主，我却說了：

「她拒絕訂婚。」

「唔！她有道理，那個小丫頭！」姨母說。「你們有的是時間，當然！」

「噢！姨母，不要再提了，」我說，想阻止，沒有辦到。

「而且，這也不叫我奇怪；我總覺得她比你懂事，你的表姊！」

我不知道那時候怎樣了；顯然是被她的盤問激亂了，我覺得我的心忽然裂開了；像一個小孩子，我讓頭滾轉在好姨母的膝上，嗚嗚咽咽的：

「不，姨母，你不懂，」我嚷着。「她並沒有要我等待！」

「怎麼！她拒絕你嗎？」她說，帶了非常哀憐的聲調，一邊用手托起我的額。

「也不是，不完全是。」

我悲哀的搖搖頭。

「你怕她不再愛你了？」

「噢！不是，我不是怕這一點。」

「可憐的孩子，如果你要我懂，你還得講清楚一點。」

我爲了聽任了感情，不能自持，又害羞又氣惱；姨母自然不會懂我爲什麼不安的道理；可是，阿麗莎的拒絕中隱伏了什麼明確的動機，姨母好好的探問她，也許能幫助我尋出來吧。她自己不久也歸到同樣的結論了：

「聽我說，」她接下去，「阿麗莎明天早上要來同我佈置聖誕樹；我馬上就可以看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到午飯的時候告訴你，我靠得住你會知道沒有什麼叫你驚怪的。」

我到比柯倫家裏吃晚飯。須麗葉數日來的確不舒服，我覺得變了；她的眼睛帶了一點癡野的，幾乎是殘酷的表情，使她和她的姊姊比以前更不同了。那一晚我未能同她們

兩個中隨便哪一個作單獨的談話；我也不想如此；見我的真父露出疲倦的神情，我飯後不久便告辭了。

朴朗提葉姨母預備的聖誕樹每年招集了許多小孩子，親戚，朋友。它立在樓梯腳下的內廳裏，那裏通前廳，客廳，一種暖花房的玻璃門，門裏擺了一架食櫥。聖誕樹的裝飾還沒有完成，聖誕節早上，我到那裏的第二天早上，阿麗莎，果然如姨母對我說的，很早就來幫她在樹枝上掛許多裝飾物，燈燭，水菓，糖果，玩具。我本來很高興陪同她作這點事情，可是我得讓姨母跟她講話。所以我沒有看見她就走了，一早上就只管想法子消磨我的不安。

我先到比柯倫家裏去，想看看麗葉，聽說阿培先我而到她那裏了，怕岔斷一場定局的談話，我立刻逃出了，然後我在碼頭上，在街上，蹣跚到吃中飯的時候。

「傻瓜！」當我回來的時候，姨母喊着說，「你可以這樣子糟場生活的嗎！昨天你對我說的沒有一句話是有道理的：噢！我並沒有繞灣兒：我把幫我們忙了的阿緒拜爾致小姐打發開了，一刻我們兩個在那裏的時候，我就乾乾脆脆的問她今年夏天爲什麼不

訂婚。你以為她會嗎？——她一點也沒有什麼為難，十分平靜的，回答我說她不願在她的妹妹以前結婚。如果亦坦率的問了勳，她也就爽快答覆我同樣的問答了。那還有什麼種得大驚小怪嗎？你曉得，那孩子，什麼都不如坦率；可憐的阿麗莎，她還對我講到了她的父親，她起不能離開他的；噢！我們談了許多事情，她摸著頭腦，那儘小頭，她或對我說她還不安，說得準自己是不是與你合適；她怕太比你年輕大了，寧希望一位像須臾藥一樣年紀的……

我繼續說下去，可是我不再聽了；只有一點在我是重要的：阿麗莎不肯在她的妹妹以前結婚。——可是阿培不是在那邊嗎？這樣說來他真對了，那個自作聰明的傢伙，他愛，如他所說的二十年子，弄成功我們兩人的婚姻……

我竭力對她掩飾了我心頭被這一點縱然是如此簡單的啓示所引起的騷亂，只露出一種喜悅，那在她覺得是很自然的，因為似乎是她給了我的，那她愈加高興了。可是，吃完中飯，我就藉了一點世實，離開她，跑去找阿培。

「噢！你看我說得如何！」他一聽見我報告了我的喜悅，就把我摟起來，喊着說。

「朋友，我早就可以告訴你我今天早上同須麗葉的談話差不多已是定局的了，雖然我們差不多只談你。可是她似乎有點累，有點心神不定；我怕說得太過，會把她攪擾，待得太久，會使她太興奮。照你講的看來，那就行了！朋友，你看我跳起來抓手杖，拿帽子。你要把我直陪到比柯倫家的大門口，好把我拉住，倘若我要飛了；我覺得自己比歐福利昂（Euphonia）還要輕；等到須麗葉知道就是爲了她的緣故她的姊姊才不答應你的請求；等到我立刻向她請求：啊！朋友，我早已看見我的父親，今晚，在聖誕樹前面，一邊讚美上帝，一邊流幸福的眼淚，手裏握滿了祝福伸到兩對跪在那裏的定親者的頭上。阿滿拜爾敦小姐要在曠一口長氣裏蒸發了，朴朗提葉姨母要在衣襟裏溶解了，輝煌的聖誕樹要歌唱上帝的光榮了，主要鼓掌了，照聖經裏那些高山的樣子。」

到傍晚的時候，聖誕樹才點亮起來，孩子們親戚們，朋友們，才圍聚在四周了。離開了阿培以後，沒有事情做，滿心著悶，十分焦慮，爲了排遣我的期待，我跑去在聖安特別思羅基上走了半天，迷了路，弄得正好，當我回到朴朗提葉姨母家裏的時候，典禮已經開始了一會兒了。

「到門口，我就望見了阿麗莎，她似乎在等我，立刻向我走來了。她在頸脖上，在明亮的上衣的開領處，掛着一個舊的、紫木晶的小十字架，我作爲紀念我的母親而給了牠，可還沒有看見她帶過呢。她的面孔很樸，她的苦相使我難過。」

「你爲什麼來得這樣晚？」她對我說，用了一種氣急聲吞。「我有話要跟妳講哪。」

「我在屋上迷了路，可是，你很難過呢：噢！阿麗莎，有什麼事啊？」

她在我面前呆了一會兒，嘴唇直抖，一種極大的焦慮塞住了我的胸口；我竟至不敢詢問她；她把手攔在我的頸脖上，彷彿要挾我的臉向她俯過去。我看見她想要講話；可正在這時候有幾位客人來了，她的手失了勇氣，落下了……

「來不及了……」她喃喃的說。然後，看見我的眼睜裏注滿了眼淚，彷彿可以用哄騙的話來寬慰我似的，她對我疑問的目光回答說……

「不……你放心：我只是頭痛罷了；那些小孩子鬧得真兇……我不得不來這裏避一避……現在我該回他們那裏去了。」

她猛然離開了我。許多人進來，把我和她隔開了。我想在客廳裏會她；我望見她在

房間的那一頭，被包圍在小孩子羣裏，正在圍他遊戲。在婚與我之間，我認出一些人，我若在他們的身邊闖過去，多分要被他們留住的；客氣，應酬，我覺得我沒有法對付；也許沿牆邊溜過去；我嘗試了。

當我經過溫室的大玻璃門的時候，我覺得胳膊被人抓住了。須麗葉在那裏，半隱在門口裏，掩在門帷背後。

「我們進花房去，」她匆遽的對我說。「我必須跟你談一談。你自己走去；我馬上在那裏會你。」說了，把門半開了二十下，她溜進了溫室。

發生了什麼事情了？我想再見見克阿培。他說了什麼了？他幹了什麼了？……前門關回去，我到了花房，看麗葉在那裏對我。

她滿面通紅；眉頭緊鎖給了像是一種惡心與痛苦的表情。目光閃閃，彷彿發了燒似的。就是聲音也似在粗糙，緊蹙。上唇着淚把嘴唇動了，雖然心裏不安，我驚訝——我受着於——她的笑了。那裏有我們舊情。

「麗麗莎與你講過了嗎？」她立時對我。

「還不到兩三句話：我回來得很晚。」

「你知道她要我在她以前結婚嗎？」

「知道。」

她一眼釘住了我：

「你還知道她要我和誰結婚嗎？」

我沒有回答。

「同你，」她接下去喊了一聲。

「那才是胡鬧啊！」

「可不是！」她的聲音又帶絕望，又帶勝利的氣味。她挺起來，或者不如說像去

「現在我知道我還得什麼事情要做了。」她含糊的加上了一句，一邊關了門，一

踏出去就猛可的一下子帶上了。

我的頭裏，我的心裏，亂得不可開交。我覺得血在我的太陽穴裏猛跳着。只有一念

還抵住泥鰍；我阿培；他也許能解釋兩姊妹對我說的那些離奇的話吧；可是我不敢再進客廳；我以為那裏誰都看得出我的煩亂。我出去。園子裏的冷空氣把我鎮定了；我在那裏待了一會兒。夜色漸深，海霧掩藏了城市；樹上沒有葉子，天地顯得無限的寂寥；歌聲起來了；顯然是聚在聖誕樹周圍的孩子們的合唱。我從門廳裏進去。客廳和前廳的門都開着；我在此刻已經沒有人的客廳裏望見我的姨母，沒有完全隱好在鋼琴的背後，正在同須臾談話。在前廳裏，在聖誕樹周圍，客人們擠着。孩子們已經唱完了讚美歌；一片寂靜，服提葉牧師，在樹面前，開始作一種說教。他從來不錯過一個他所謂「播善種」的機會。燈光和熱叫我不舒服；我想再出去；我看見阿培靠在門前；他一定在那裏待了許久了。他懷了敵意似的看我，當我們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時候，他聳一聳肩膀，我向他走去。

「蠢貨！」他低聲說；然後，突然間：「啊！我們出去；我已經吃足了善言了！」我們一到了外邊，當我只是焦急的望着他，沒有說什麼話時候：「蠢貨！」他重新說。「她愛的是你呀，蠢貨！你就不能對我講嗎？」

我怔住了。我更想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不能，可不是！你甚至於也不能自己看出來啊！」

他揪住了我的胳膊，狂暴的把我搖來搖去。他咬緊了牙關，發出來的聲音，顫抖着，
「噉噉作響。」

「阿培，我請求你，」我默然了一會兒以後，用了同樣顫抖的聲音對他說，「一邊他正拉着我，邁着大步子亂走——」不要這樣發脾氣。把經過的事情告訴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在一盞街燈底下，他突然停住了，仔細的端詳我；然後急劇的把我拉到他身邊，把頭擱在我肩上，哽咽中對我喃喃的說：

「原諒我！我也糊塗，並沒有比你看得更清楚一點，可憐的，老弟。」
他的眼淚似乎使他鎮靜了一點了；他抬起頭來，重新走起來，接着說：

「經過的事情嗎？……現在重提它有什麼用處呢？我早上同須麗葉談過話，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她那時候非常美，非常高興；我以爲是爲了我的緣故；其實，那只是因爲我

們談你罷了。」

「那時候你沒有看出嗎？……」

「沒有；沒有看確切；可是現在連那些最小的細節也清清楚楚了……」

「你靠得住沒有看錯嗎？」

「我看錯，朋友，瞎了眼睛才看不出她愛你呢。」

「那麼阿麗莎……」

「那麼阿麗莎犧牲了。她看出了妹妹的秘密，要把位置讓給她了。瞧，這實在沒有什麼難懂；我想同須麗葉再談一次；剛聽我說了幾句，或者一開始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就從我們坐的沙發上站起來，重複說了幾次：『我已經料定了，』從聲調上看來根本是什麼也沒有料定……」

「啊！不要開玩笑吧！」

「爲什麼？我覺得實在滑稽，這件事情；她闖進姊姊的房間。我聽見裏面傳來激烈的聲音，十分驚訝。我希望重見到須麗葉，可是一會兒走出來了阿麗莎。她頭上戴了帽

子，見到我顯得很侷促，一邊很快的向我招呼，一邊走過去：就是如此。」

「你沒有再見到須麗葉嗎？」

阿培躊躇了一下：

「見到了。在阿麗莎走了以後，我推開房門。須麗葉一動也不動，站在壁爐面前，兩肘支在大理石上，下頷托在手裏；凝視着鏡子。當她聽見我的時候，她並不轉過身來，只是蹬着腳，嚷着說：『啊！別來攪我！』說得那麼兇，我沒有再問什麼，儘自走了。就是如此了。」

「現在呢？」

「啊，同你一講，我覺得好一點了：現在嗎？唔！你想法子治好須麗葉的痴癡，因為，若不是我誤解了阿麗莎，那就是她不等你辦到了就不再歸你了。」

我們默默的走了許久。

「我們回去吧！」他臨了說。「現在客人都散了。我怕我的父親在等我。」

我們進去了。客廳裏確乎空無一人了；前廳裏，在枝條已經剝光，燭火將近全滅的

聖誕樹旁邊，只剩了我的姨母和她的兩個孩子，我的舅父比柯倫，阿緒拜爾敦小姐，牧師，我的表姊妹以及一個樣子頗為可笑的人物，我看見他和我的姨母談了好久，到此刻才看出他就是須麗葉對我講過的那個求婚者。比我們誰都魁梧，都強壯，都紅，差不多禿了頭的，屬於另一階級，另一環境，另一種族的，他似乎自覺在我們中間是一個外人；他侷促不安的拉着捻着一片大鬚鬚下一撮灰色的下唇鬚。——門都還開着的門廳裏沒有燈光了；我們兩個人不聲不響的走了進來，誰也沒有注意到我們在那裏。一種可怖的預感纏住了我：

「站住！」阿培揪住我胳膊說。

我們看見那個陌生人走到須麗葉身邊去，握她的手，她任他握去，毫不抗拒，也不向他看一眼。黑夜掩在我的心上了。

「阿培，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偷偷的說，彷彿我還不了解，或者希望我誤解了。

「啊！小丫頭搶先着了，」他用了嚙嚙的聲響說。「她不甘居姊姊的下風。天使們一定在天上同聲讚美了！」

我的舅父走去擁抱須麗葉，她是在阿繙拜爾敦小姐與我的姨母的圍抱中。服提葉敬師走近來：我向前進了一步。阿麗莎看見我了，向我跑過來，直抖：

「可是，芥龍，那不成啊。她並不愛他！她今天早上還對我這樣說呢。想法阻止她吧，芥龍！噢！她要弄到什麼樣子了？？」

她攀在我的肩上，作絕望的哀求，我真不惜斷送一命以減輕她的苦惱啊。

聖誕樹近邊忽然間一聲喊叫；一陣騷動：我們奔過去。須麗葉倒在我姨母的懷裏，失去了知覺。大家擠前去，低着頭看她，我簡直看不見她；她蓬開的頭髮似乎把她背得可怕的孔孔拉到後邊去了。從她身體的煙聲上看來，這不是平常的暈倒。

「不要緊！不要緊，」我姨母高聲的說，爲的使舅父安心，因爲他驚惶了。服提葉牧師早已在安慰他，食指向天上指着。「不要緊！沒有什麼。不過是激動；不過是神經失常。台西埃先生，幫我一手，你很壯，你很棒。我們把她抬到樓上我們的房間裏；抬到我的床上；我的床上；」然後，她低頭向她的大兒子耳邊湊過去說了一句，我看見他立刻走了，顯然是去找醫生。

姨母和那個求婚者扶住了須麗葉的肩膀，她半倒在他們的胳膊上。阿麗莎托起了她妹妹的脚，溫存的抱着它們。阿培撐起了向後彎垂下去的頭。——我看見他，低着頭，遍吻他捧起來的散亂的頭髮。

我在姨母的門房前停住了。他們把須麗葉攔在床上；阿麗莎向台西埃先生，又向阿培說了幾句話，我一點也聽不見；她把他們直送到門口，請我們讓她妹妹休息，她想就同她的姑母兩個人陪侍她；阿培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外面。我們在夜中走了好久，沒有目的，沒有勇氣，沒有思慮。

五

我對於自己的生活，除了戀愛，找不到第二個意義，我只執着它，除了來自我愛人的，什麼也不期待，也不想期待。

第二天，我正預備去看她，我的姨母留住我。給我這一封信，她剛才接到的：

「……須麗葉極度的騷亂，吃了醫生開的水藥，近天亮才見減退。我請求芥龍幾天內不要來這裏。須麗葉會聽出他的脚步，他的聲音，她正需要最大的平靜……」

「我怕須麗葉的病狀叫我離不開這裏。倘若在芥龍走以前，我不能接見他。好姑母，請你告訴他說我回頭給他寫信吧！」

只不准我去。我的姨母可以，另外隨便什麼人也可以，隨意敲比柯倫家門。姨母還打算當天早上就去呢。我鬧嗎？多麼貧弱的藉口：沒有關係！

「好吧。我就不去。」

不能立刻再見到阿麗莎頗令我痛苦；可是我也怕見她；我怕她把姊妹妹的情形歸咎於我，見她生氣不如乾脆不見她好受。

至少我要見一見阿培。

到他的門口，一個女僕交給我一張便條：

「我留下幾個字，好叫你不至於擔心。留在哈浮，同須麗葉隔得那麼近，叫我受不了。昨夜，差不多一離開了你，我就搭船往索桑普敦 (Southampton)。我預備到倫敦，

S——家裏，過完這一個假期。我們可以在學校裏再見。」

：一切人力的救助一下子都給我失去了。我不想把只留痛苦給我的小住再延長下去。在開學以前，就回到了巴黎。我把目光轉向了上帝，轉向了「送下一切真正的安慰，一切恩惠，一切完善的賞賜」的上帝。我向他奉獻了我的苦難。我想阿麗莎也是向他託庇的，想到她在禱告，就把我的禱告鼓舞了，激揚了。

過了一長段默想與研究的時間，一直是別無他事，除了和阿麗莎來回通信。我把她的信都保留了；我的記憶，以後紊亂了，可藉以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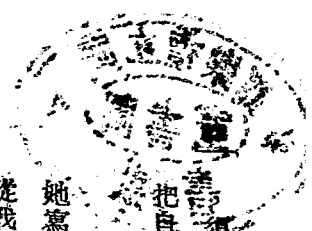


從我的姨母那裏——起初只有從她那裏——我得到哈浮的消息；由於她知道最初須麗葉的病狀引起何等的不安。我走後十二天，終於接到阿麗莎的這一個短簡：

「原諒我，親愛的芥龍，沒有早一點寫信給你。我們可憐的須麗葉的病狀簡直不容我有一點寫信的時間，自從你走後，我差不多一直沒有離開過她。我請求你的姑母給我們傳我們的消息，我想她已經照辦了。所以你當知道三日來須麗葉已經好多了。我早已感謝了上帝，可是還不敢快樂。」

羅伯，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十分講到的，他後我幾乎回到了巴黎，也給我帶來她姊姊們的一點消息。爲了她們的緣故，我關心他，照我性情的趨勢本不致那樣關心他的；每逢他所進的農學院可以讓隨便出來的時候，我總照應他，煞費苦心的帶他玩。

從他那裏我才聽到了我不敢問阿麗莎也不敢問姨母的事情：愛德華·台西埃很殷勤的來探聽須麗葉的消息；可是當羅伯離開哈浮的時候，他還沒有見過她。我也聽說須麗葉自從我走了，在她姊姊面前保持了一種頑固的沉默，無論怎樣也還是牢不可破。其後不久，我從姨母那里知道了須麗葉的婚約，雖然我料到阿麗莎希望立刻破除的



須麗葉自己要求儘可能的早早宣布。這一個決心，任憑勸告，命令，懇求，碰上去卻把自己撞碎的，橫在她的額上，紮在她的眼睛上，把她圈在沉默裏：

時間過去了。我從阿麗莎那里只接到一些最不着邊際的短簡，我實在也不知道該給她寫些什麼。冬天的濃霧把哀囊起來了；我的書燈，我的愛情和我的信心，唉！都無法從我的心上趕開黑夜，驅除陰冷。時間過去了。

然後，春天忽至的一個早晨，阿麗莎給當時不在哈浮的姨母寫的——姨母轉送給我看的——一封信，我把其中可以闡明這個故事的一段抄出如下：

「：讚嘆我的順從吧：依你的勸言，我見了台西埃先生；我同他談了好久。我承認他舉止完全得體，我甚至，老實說，簡直要相信這一個婚姻不至於像我原先所怕的那樣不幸呢。須麗葉當然不愛他；可是他在我看來，一禮拜比一禮拜的愈加不見得不配受愛了。他談論當前的事情，很有眼光，對於我妹妹的性格，也沒有看錯；可是他深信自己的愛情一定有效，自謝沒有什麼不能由他的恆心加以克服。這就是說他非常迷戀。

一的確，知道芥龍那模樣照應我的弟弟，我極其感激。我想他所以如此完全是出於

義務，因為羅伯的性情和他的截然不同——也許也是爲了討我喜歡——可是無疑的他已經知道了，所担的義務愈加艱苦，愈加能陶冶，愈加能提高靈魂。是高尚絕倫的感想！可是不要取笑你的大姪女，因爲正就是這種思想撐住了我，就是這種思想幫助了我想法把須麗葉的婚事看作一件好事。

「你親切的關懷真叫我快慰呵，親愛的姑母！……可是別以爲我難受吧；我差不多可以說：恰好相反——因爲來搖撼須麗葉的試鍊已經在我身上起了反應了。聖經裏的這句話我常常唸而不太懂的，我豁然恍悟了：『活該呵依靠人的人』。在我從聖經裏發見它以前許久，當芥龍還不足十二歲，我剛滿十四歲的時候，我已經在他寄給我的一張聖誕小畫片上讀到了這句話。那張畫片上，在我們那時候覺得很好看的一束花旁邊，有郭爾奈意（Cornelle）這幾行演辭：

世界上何種得勝的幻惑。

今天引了我向上帝飛昇？

活該受罪呵完全把靠托

寄放在一些人身上的人

比較起來我得承認我分外喜歡耶利米的這個簡單的原句。自然，芥龍搽那張畫片的時候，並沒有怎樣注意字句吧。可是我從他的信上看來，他現在的心情和我很相似，我每天感謝上帝一舉而把我們兩個湊近他了。

「老想起我們的談話，我不再像過去那樣長長的給他寫信了，爲的好不打攪他的工作。你一定會覺得我作爲補償而愈加多講他了；怕還要拉扯下去，我就此擱筆了；這一次，不要太責罵我吧。」

這封信引起我多少感想呵！我咀咒姨母的失檢的干涉，（阿麗莎提示的，使她對我沉默的那一番談話是談的什麼呢？）竟使她把這封信也轉送給我看的笨拙的慫慂。阿麗莎的緘默早就叫我很難堪了，啊！索性不讓我知道她把不再對我講的話寫給別人，可不是還較好千百倍嗎？信裏的一切都激惱我：聽她那麼隨便的對姨母講我們之間極瑣屑的

祕密，還有那種自然的語氣，那種冷靜，那種認真，那種開心……

「不，可憐的朋友！這封信，除了不是寄給你，沒有什麼值得你氣惱的。」阿培對我說。他是我日常的伴侶；我只能對他講話；在寂寞中，不斷的向他發抒我的軟弱，我苦思同情的欲求，我的自信，在困惑中，我對他給我的忠告所懷的信任，雖然我們的生性不同，或者就因為生性的不同……

「我們把這封信研究一下吧，」他說，一邊把信攤開在他的書桌上。

三夜早已在我的惱怒中過去了，我想法子把惱怒掩藏在自己心中，也已經有四天了！我已經差不多自然而然的歸結到我的朋友終於對我說的這一個結論：

「須麗葉·台西埃一對，我們給它委諸情火吧，對不對？我們知道這種火焰的代價。一點也不錯！台西埃我覺得正是飛蛾，一定得在那裏燒死！」

「隨它去，」我對他說，很討厭他的玩笑。「我們談其餘的。」

「其餘的？」他說：「其餘的一切都是歸你的。你還埋怨哪！沒有一行，沒有一字，不想起你。儘可以說這封信完全是寫給你的；菲麗歌饒母，轉送給你，無非是轉寄給

真正的收信人罷了；無法寫給你，她才寫給那位好老太太，作爲權宜之計；於你的姨母有什麼關係呢，那幾行郭爾奈意的詩！——順便說一句，其實是拉辛的詩！——她是同你講話呀，我對你說；她是對你說的這一切。你真是傻孩子，如果你的表姊兩禮拜內不會同樣長長的，同樣隨便的，同樣愉快的給你寫信：」

「她還不像取這條途徑哪！」

「全在你讓她取這條途徑！你要我貢獻意見嗎？——從此：長久的，關於你們的戀愛，你們的結婚，別再提一字；你難道沒有看出，自從她妹妹的變故以來，她就是懷怨的那一點？在友愛的線頭上下工夫，不倦的對她談羅伯——既然你有耐性照顧那個小傻瓜。只要繼續迎合她的才智，其餘自然會來的。啊！如果是我寫信給她呵！……」

「你不會配得上愛她。」

然而我還是聽從了阿培的勸言；不久阿麗莎的信當真漸漸的有生氣起來了；可是我還不能希望她那方面有什麼真正的喜悅，毫無拘束的傳談，除非等須麗葉的地位，即不是幸福，已經確定了。

阿麗莎關於她的妹妹報告我的消息却漸漸的好起來了。她的婚禮要在七月裏舉行。

阿麗莎寫信對我說她料想到那時候阿培和我怕因為課忙而走不開：我明白她以為我們最好不參加婚禮，藉口有什麼考試，我們就止於去一點祝詞。

在他們結婚後兩禮拜光景，我接到了阿麗莎這封信：

「親愛的芥龍，」

「想想看，我何等驚訝，昨天偶然翻開你送給我的那本可愛的拉辛，竟在裏邊發見了你從前寫給我的，我在聖經裏爽了快十年的那張聖誕小畫片上的四行詩。

世界上何種得勝的幻惑

今天引了我向上帝飛昇？

活該受罪呵完全把靠托

寄放在一些人身上的！

「我本來以為出自郭爾奈意的演辭，老實說我本來不覺得怎樣了不得。可是，繼續讀第六讚美歌的時候，我碰見了這樣美的幾節，使我不能不抄給你。這幾節你想必早已知道的，如果我由你在書邊上打下的那些輕率的縮寫字上判斷起來。」（的確，我養成的習慣，在我的和阿麗莎的書上灑滿了姓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指點我喜歡，我願意她知道的字句。）「沒有關係！我抄出來是爲了我自己的快感。我起初有一點着惱，因爲我以自己的發見的原來是你給我指出來的，隨後，一想到你和我一樣的喜愛它們，這種壞心思就消滅了。抄它們，我覺得彷彿和你一塊兒重讀它們了。」

不朽的智慧的聲音

響起來教訓我們說：

「你們呵，人類的子孫，

勞心的結果是什麼？

虛浮的衆生呵，何由

而用了最純的血流
買來的東西都往往
不是養你們的麵包，
而只是影子，那叫
你們比原先更飢荒？
我獻給你們的麵包
天使們就用作食品；
上帝他親手給做好，
用他的麥粉的精英。
這一種麵包真好吃，
在你們所混的俗世
永遠也不會上食桌。
我發給願從我的人。

你們可不想求生？
來拿吧，來吃，來生活。L



做你的快囚的靈魂
在你的軛下得平安，
他日日以活水自飲，
那永遠也不會枯乾。
人人皆可以飲此中，
它邀請舉世的凡衆。
我們却瘋狂的奔跑，
去尋覓混泉的泥漿，

或者是騙人的池塘

那裏水隨時會逃掉。

「多美啊！芥龍，多美啊！你真像我那樣的覺得它美嗎？我這個版本上有個小註釋
曼德農夫人（Mme. de Maintenon）聽見奧瑪爾小姐（Mlle. d'Armié）唱這首讚美歌，大
為激賞，「掉一些眼淚」，要她把其中的一部分重新唱一遍。我現在背熟了，老是唸不
厭。我在此惟一引以為憾的，就是沒有聽見你讀過它。

「我們那兩位旅客的消息依然極好。你早已知道須麗葉如何暢遊了拜策（Bayonne）
和比亞里支（Biarritz）雖然天氣熱得很可怕。他們後來往方塔拉比亞（Fontarabie），留
蒲爾果司（Buryos），兩度比里紐斯山：她現在從蒙瑟拉（Montserrat）給我寫了一封極
興奮的信來了。他們想還在巴塞羅納（Barcelona）住十天，然後才回尼末，愛德華預備
九月以前趕到那里，好準備收葡萄。

「父親和我已經在奉格司麥住了一禮拜了，阿緒拜爾教小姐明天就要來和我們住在一
起，羅伯來當在四天之內。你知道那個可憐的孩子考試失敗了，並不是考得難，而是

主考人出給他的題太特別，把他弄昏了；照你寫信給我說他用功的話來看，我相信他不至於沒有好好的預備，只是那位主考先生似乎太喜歡難倒學生了。

「至於你的成功，好朋友，我簡直不能說慶賀你，因為那在我看來是再自然不過了。我這樣深的信任你哪，莽龍！一想到你，我心裏就充滿了希望。你能從現在起就開始你所講的工作嗎？」

「：此間，園子裏一切都沒有改變；可是房子裏顯得非常空！你自會懂得吧，是不是，爲什麼我請求你今年不要來，我覺得這樣好；我天天這樣的再三對自己說，因爲這麼久不見你，在我怪難受的；有時候，我不由自主的尋找你；我中斷了讀書，我猛然抬起頭來：彷彿你就在那裏呢！」

「我續下我的信。夜已深了；大家都睡了；我熬夜來給你寫信，坐對開着窗子；園子裏滿了香氣；空氣暖和。你可記得，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只要一看見或一聽見很美的什麼，我們就想道：謝謝上帝創造了它……今夜，我用全靈魂想道：謝謝上帝把今夜弄得這樣美！而突然間我就希望你在那里，覺得你在那里。——就在我身邊——來得那

麼劇烈；你也許會感覺到吧。

「是的，你在信裏說得好；感嘆『在落落大方的靈魂中』溶入了感激……還有多少話我要寫給你呵！——我懷想須麗葉對我講的明媚的地方。我懷想另外許多地方，更廣漠，更明媚，更寥廓。一種奇異的信念棲息在我的心頭，想必有一日——不知道怎樣——我們將一同看見一個——不知道那哪一個——神祕的大地方……」

自然你們很容易想像我讀這封信的時候，何等的狂喜，流了何等的愛淚。以後絡繹又來了許多信。果然，她阿麗莎感謝我不上奉格司麥，果然，她請求我當年不想法再見她，可是她抱憾我不在那裏，她希望我在那裏；從一頁到一頁都響着同樣的呼聲。我從哪裏得來了抵拒它的力量呢？顯然是由於阿培的勸告；由於怕一下子毀了我的歡樂；由於拘轉心的傾向，我天生有一種剛毅。

我在隨後寄來的許多信裏，把有關這篇故事的，完全抄下：

「親愛的蒼龍，

「讀你的信，我歡喜得心都溶化了。我正要答覆你從奧爾維葉托（Orléans）寫來的

信，從後路司（Parsouse）從亞西司（Assise）寫來的兩封信同時寄到了。我的思想已經在旅行；只是我的身體還假充在這裏，實際上我是正同你一起在翁伯利亞（Ombrie）的白路上；我同你一起在清晨發出，一新的眼目守望黎明……梅爾登納（Cortone）的平台上你當真喚過我嗎？我聽見你……在亞西司上邊的山中我們的口渴好利害！可是聖方濟宗修道士的杯水我覺得多好哪！啊，朋友！我看什麼東西都經由你。你關於聖方濟所寫的一切我何等喜歡呵！不錯，我必須尋求的，是思想的一種發揚，而不是一種解放。後者少不了一種可憎的傲慢。我們的大志應不在反叛，而在服事。

「尼末的消息非常好，彷彿叫上帝允許盡情快樂了。今年夏天的唯一陰影，就是我可憐的父親的情況；不管我怎樣當心，他還是憂鬱，或者不如說，只要我一離開，他就從新憂鬱；現在愈來愈不容易排遣他了。自然的一切歡樂在我們周圍講的一種言語在他們已經聽不懂了；他甚至于不再用力聽懂它了。——阿薩拜爾敦小姐身體很好。我給他們兩位朗讀你的信；每封信夠我們談三天；于是又來了新的信……

「……羅伯前天離開了他們；他往他的朋友R——家裏去過他所餘的假日。R——

的父親管理一個模範農場。我們在這裏過的生活在他當然是不十分喜歡。當他說要去的時候，我隻能鼓勵他的計劃……

「……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我渴慕這樣一種講不完的話！有時候我想不出字句，想不出明晰的觀念，——今晚我寫起來就像在做夢——只保持一種有無限的富足特受，受的差不多叫人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我們在那麼幾個長月裏怎麼樣一直沉默下來的？我們確乎在蟄伏呢。讓！讓！那個沉靜裏過的可怕的冬天永遠過去吧！現在重新找到了你了，生命，思想，我們的靈魂，在我都覺得很美，很可愛，無窮盡的豐富……」

九月廿二日。

「我已經收到了你從昆撒（Kunze）寫來的信。我們這裏天氣也極佳；我似乎從沒有見過諾曼地這樣美。我前天獨自在田野裏看步繞了一大圈；我回來的時候，興奮超過疲憊，完全在陽光和喜悅裏陶醉了。禾堆在熾烈的太陽光底下看起來多美呵！我無須想像自己在意大利就可以發覺一切都令人嘆觀止矣。」

「不錯，朋友，我從自然的『渾然的讚美歌』裏聽出來的，聽懂的東西，誠如你所說，就是一種喜悅之勸誘。我在每一支鳥歌裏聽見它；我在每一朵花香裏聞到它；我乃至僅能想像讚仰是禱告的唯一形式——跟聖芳濟說了又說：上帝！上帝！Le non alio』，沒有別的，心裏充滿一種說不出的愛，

「然而不要怕我轉入於不學無知！最近我讀了許多書；藉幾個雨天相助。我宛然把我的讚仰摺轉到書裏了：讀完了瑪勒白朗緒（Malebranche），立刻又讀起了雷勒尼茲（Leibnitz）的『寄克拉克的書簡』。然後，作為休息，讀了雪萊的『蕨季』（Cenci）——並沒有樂趣；也讀了『含羞草』：我也許要叫你生氣了：我簡直可以捨全部的雪萊全部的拜倫，而取我們去夏一塊兒讀的濟慈的四曲；有如我捨全部的羅俄而取波特萊的幾篇十四行詩。『大詩人』這個名辭沒有什麼意義：要緊的是做一位純詩人：啊，弟弟，謝謝你使我知道了，了解了，喜愛了這一切。

「：不，不要爲了幾天相見的快樂而縮短你的旅行。認真說，我們還是暫且不要相見的好。相信我：如果你在我身邊，我就不能再想你了。我不願意使你痛苦，可是我已

纏弄到不再希求——現在——你在這裏了。我要對你說嗎？我若知道你今晚要來，我就溜了。

「噢！別叫我向你解釋這一種：感情、我請求你。我只知道我老是在想家（隨時於你的幸福該已經夠了。）我這樣覺得很幸福。」

在接到這封信以後不久，我從意大利回來，就服了兵役，被送到南錫（Nancy）。我在那里一個人也不認識。可是我樂意孤獨，因為這樣在我作情人的驕傲以及阿麗莎自己都愈加明顯的覺得她的信是我的唯一寄託，對她的記念，由洪莎（Kousard）來說，「我的唯一圓極（entpochie）。」

實在，我們所受的相當嚴格的訓練，我處之十分輕鬆。我對於一切都硬朗，在我寫給阿麗莎的信裏，我只嘆不能相見。我甚於在這個長年的分別中發見了堪與我們的勇氣

相稱的一種試煉。「你永遠不叫苦的，」阿麗莎寫信對我說；「你叫我無從相像到一旦會委頓的：」爲的要證實她的話，我還有什麼不會忍耐呢？

自從我們上一次會面以來，差不多快過了一年了。她似乎不想到這一點，而只從現在起計較她的期待。我以此責難她。

「我沒有同你一起在意大利嗎？」她回答我說，「負心人！我一天我都沒有離開過你，要知道現在，一時的，我可不再能追隨你了，這次，只有這次，我才稱爲離別，的確，我老想法想像你當軍人的樣子：我想像不出。頂多我看見你，晚上，在岡柏達路的小房間裏，在寫讀：不，甚至於這也不成；實在，我只能再看見你忘哈浮或者在奉格司麥，在一年以後。

「一年！我不計算已經過去的日子；我的希望注定在未來的那一點，那要慢慢的，慢慢的來呢。你該記得，在園子的儘底裏，那矮矮牆，牆脚下託庇着菊花，牆頭上我們鬧着玩兒；須麗葉和你在上邊大膽的走着，好像回教徒直上天堂：我呢。我走不了幾步就發暈了，你就在下邊嚷着，「不要看你的腳！：向前邊！一直走去！看準目標！」然

後你終於——這比你說的話更有用——爬上了對面那一頭，等待我。於是我不再顛抖了。我不再覺得頭暈了；我不再看別的，只看你；我直跑到你拓開的兩臂之間；

「沒有和對你的信賴；芥龍，我要變得怎樣了？我需要覺得你強勁；需要依靠你，別軟弱了。」

出於一種逞強的精神，故意延長我們的期待——也由於怕不圓滿的會面，我們講好了我在巴黎，在阿諾拜爾敦小姐那裏過新年近邊的幾天休假：

我已經說過：我並不把那些全部抄下。這里是在二月中旬接到的一封信：

「大為駭異，前天，經過巴黎路的時候，看見M——的陳列窗很招搖的擺着你向我講過而我還不相信真會出來的阿培的那本書。我禁不住走了進去；可是書名我覺得那麼荒唐，我熬費躊躇，不敢向夥計說；我甚至眼看著要隨便買一本別的什麼書就走出書店了。幸而一小堆『狎態』（Privates）在櫃台近傍等待顧客——我在那里拿起一本，扔下一百蘇，不會用得着講話。

「我很感激阿培沒有把他的書送給我！我把它翻過去頗覺可恥；倒並不怎樣以書本

身爲恥——書裏我覺得胡鬧究竟還甚于失體呢——而深恥于想到阿培，阿培、服提葉，你的朋友，寫了它。我逐葉找去，終不見「時報」的書評家在那里所發見的「大才份」。在哈浮的我們這個小小的圈子裏，大家常談起阿培，我聽說這部書很成功。我聽到人家把那種不可救藥的浮薄稱爲「輕鬆」，「瀟灑」；自然我很慎重，保持緘默，我只告訴你讀過那本書。可憐的服提葉牧師，起初我看見是很正當的頗爲不樂，終於懷疑他究竟有沒有可以得意的地方；他周圍的每個人都竭力使他相信有。昨天，在朴斯提葉姑母家裏，V——夫人很突兀的對他說：「牧師先生，你的兒子得了極大的成功，你一定很高興吧！」他有點窘，回答說：「噢！我還沒有到這一步：」——「可是你會到的！你會到的！」姑母說，當然並沒有惡意，可是用了那樣一種鼓勵的語氣，弄得全場人都笑起來了，連他也笑了。

「將要演起『新阿拉伯』來不知道又當如何了！我聽說正預備給林蔭路(Lane Court)哪一家戲院，似乎報紙上早已談起來了：可憐的阿培！這當真就是他所求的，他所滿足的成功嗎！」

「我昨天在『內在的安慰』(Inward Comfort)裏讀了這句話：『凡是真正希望真正的永久的光榮者不介意暫時的光榮；凡是心裏不輕蔑暫時的光榮者，真正表明了他不愛天國的光榮。』而我想謝謝上帝爲天國的光榮選取了芥龍，因爲和天國的光榮比起來，另外那一種光榮就無價值了。」

好幾個禮拜，好幾個月在單調的生活中過去；可是，只能使我的思緒繫在回憶上或者希望上，我不大感覺到時間的慢，時刻的長。

我的舅父和阿麗莎六月裏要到尼末附近去看須麗葉，她大約到那時候就要生孩子。身體稍稍不甚好的消息使他們匆匆就道了。

「你最近的來信，寄往哈浮的，」阿麗莎寫信給我說，「寄到的時候，我們已經走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禮拜後才轉到這里？整整一禮拜，我的靈魂彷彿缺少了什麼，塞頓，陰晦，萎縮。啊！弟弟，我只有和你相處了才真正是我——甚于我呢？」

「須麗葉又好起來了；我們日復一日的等候她分娩，沒有什麼分外的不安。她知道我今朝和你寫信；我們到愛格維孚的第二天，她問我說：『芥龍呢？他怎樣了？……他常

給你寫信嗎？……」因爲我不能對她說謊：「等你寫信給他的時候，對他說：『她說到這里躊躇了一下，然後，帶了極溫柔的微笑：『……我好了。』我讀起她那些總是快活的信來，實在有點怕她再扮演幸福，把她自己也哄騙了：如今她認爲幸福的事情與她從前夢想的，似應爲她的幸福所寄的事情，竟那麼不同呢！……啊！所謂『幸福』與靈魂有多麼深切的緣源，而似乎從外邊奪取幸福的各成分又那麼無足重輕！我省得對你講我在「Garrigue」(荒原)上獨自散步中所作的許多感想，那裏最叫我驚訝的就是我不再感覺歡樂了；麗須葉的幸福本該使我滿足的：爲什麼我的心委諸一種不可解的憂鬱，叫我無法抵抗呢？就是當地的風景美，我感覺到的，至少我承認的，也無非更增加這一種說不出的哀愁……當你從意大利寫信給我的時候，我會經由你而看見一切東西；現在我覺得好像在剝奪你沒有你而看的一切東西了。而且，我在奉格司麥，在哈浮，養成了一種抵抗陰雨天的能力，在這里，這種能力，再沒有用武之地，我覺得它空起來，甚爲不安。人們的歡笑，地方的嘻笑，都使我不快；也許我所謂憂鬱無非不像他們一樣的喧鬧而已……顯然，從前我的喜悅裏必定有幾分驕傲的，因爲，現在，置身在這種陌生的快活之中

，我所感覺的倒像是一點屈辱。

「自從我來這里以後，我簡直作不成禱告：我感到一種孩子氣的感覺，覺得上帝不在原處了。再見；我趕快攔筆；我慚愧于說了這種褻瀆話，慚愧于我的脆弱，我的憂鬱。慚愧于對你講了出來，慚愧于寫了這一切，我明天會撕掉的，倘若今晚沒有郵差來帶走……」

其後的那封信只談到生外甥女，她得當小女孩的教母，須麗葉的歡樂，舅父的喜悅……可是關於她自己的感情，却一字不提了。

然後來信都重新寄自奉格司麥，須麗葉在七月裏到那邊去和他們同住了……

「愛德華和須麗葉今早離開我們了。我特別捨不得我的小甥女；六個月以後再看見她的時候，她的一舉一動我都要不認識了；她差不多沒有一個舉動沒有看見了嬾婆成的。成長總是那麼神祕而驚人；都由於不注意我才不常驚訝。我把多少時間都花在懸倚這張充滿了希望的小搖籃。是由於何種自私，由於何種自滿，由於何種向上心的缺乏，發展才那麼快就停止，所有的生物才離開上帝還那麼遠就固定下來了？噢！如果我們能

夠，我們願意，更接近一點上帝：那會有何等的競爭啊！

「須麗葉似乎很幸福。我起初見她拋棄了鋼琴，拋棄了讀書，甚爲惋惜；可是愛蓮華·台西埃對於音樂不喜歡，對於書本不大有興味；須麗葉的舉措確甚聰明，不尋找他所跟不上的樂趣。她反而對於丈夫的事業懷了興趣，他把一切事務都讓她通曉。今年事業上有很大的發展；他愛打趣說這是因爲結婚的緣故，因爲結婚使他從哈浮拉到一位重要的主顧。他上次作業務旅行的時候，羅伯也跟了去；愛德華對他很好，自命了解他的性情，並不失望於看他認真的喜愛這種工作。」

「父親身體好多了；看見女兒幸福，使他重新年輕了；他重新關心農場，園子，剛才正叫我重新朗讀我們同阿緒拜爾敦小姐一起開始讀的，因爲台西埃一家人來往而中止讀的東西；我對他們讀的是許伯內男爵（Baron Hubner）的旅行記；我自己也覺得很有趣。現在我自己也多了一些讀書的時間了；可是我等你給我些指導；我今晨拿了一本又一本，一連拿了好幾本，對於哪一本都不感覺興趣！……」

阿麗莎此後的來信變得更煩亂，更迫切：

「怕使你不安，我不敢對你說我如何在盼待你，」他在夏末寫信對我說。「要在重見你以前過的每一個日子都叫我覺得沉重，覺得難堪。還有兩個月！這在我看來比我們分別以來早已過去的全部時間還要長呢！我想排遣我的盼待而動手做的事情都似乎只是可笑的救急而已，我對於什麼也不能聚精會神。書沒有效能，沒有魅力，散步乏味，大自然黯淡無光，園子褪去了色，失去了香，我羨慕你在軍營裏做的雜役(Cooks)那些強迫的不容你選擇的訓練，它們使你老顧不到自己，使你疲憊，為你趕打發日子，到晚上，叫你，累極了，一下子滾進了睡眠。你關於演習爲我所作的動人的描寫日夜縈繞了我。最近幾夜來我一直睡不好，有幾次我突然被起身號吹醒了：我當真聽見了軍號哪。我完全想像得出你所講的那種清興，那種早晨的輕鬆，那種微暈……在黎明的冰冷的眩光裏，瑪爾什維 (Malxeville) 的高原，該何等美啊！……」

「我近來不十分舒適；噢！沒有什麼要緊。我相信不過是盼待你太切了一點。」

六星期以後：

「這是我最後的一封信，朋友。縱然你回來的日子還沒有十分定，當也不會很晚的。」

；我不能再寫信給你了。我本來很想在泰格司麥重見你；無奈天氣變壞了，很冷，父親口口聲聲說要回城市去。現在須麗葉和羅伯都不跟我們在一起了，我們讓你在這裏住。很容易安排，可是你還是住在菲麗歌姑母家裏好，她也很喜歡接待你。

「我們的重逢一天天逼近，我的盼待越法焦急了；幾乎是帶了恐懼呢；我那麼切望你的，現在，竟似乎怕你來了；我竭力不想它；我想像叩門的鈴聲，你上樓梯的足音，我的心就停跳了，或者難受起來了；尤其你不要期望我能對你講話……我覺得我的過去在這裏終止了；以外我甚麼也不見；我的生命停止了：」

四天以後，就是解除軍役的一星期以前，我却又接到很短的一封信：

「朋友，我完全贊成你不想在哈浮住得過久，把我們第一次重聚的時間拖得太長。我們在信裏早已寫盡了，還有甚麼話可談呢？所以，如果你在二十八日就得上巴黎報到，你不要躊躇，甚至於不要惋惜只能給我們見面兩天。我們可不是還有一生嗎？」

六

我們第一次的會面是在朴朗提葉姨母家裏。我忽然覺得軍役把我弄得遲鈍了，呆板了，……我後來想她一定覺得我變了。可是這種虛偽的印象在我們中間又會有什麼要緊呢？——在我，怕不再完全認識她了，我起初簡直是不敢看她……不；最使我受窘的，甯是人家給我們當的未婚夫婦的這種荒謬的角色，大家都要剩我們自己在一塊兒，避開我們的那一種殷勤。

「可是，姑母，你一點也不妨礙我們呀；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秘密話要談，」阿麗莎終於囔起來了，再也受不了那位老太太躲躲閃閃的笨勁。

「不盡然！不盡然，我的孩子們！我很知道你們，年輕人長久不見面，總有許多小事情要互相報告報告的……」

「我請求你留下，姑母；你要走反而要叫我們不高興了；」——說這句話的聲音差

不多帶了生氣的樣子，叫我簡直聽不出阿麗莎的聲音。

「姨母，我跟你說吧，如果你走開，我們管保一句話都不講了，」可是我自己一想到只我們兩人相對，也感到一種恐懼。於是我們三人一塊兒談下去，看起來高興，實在是無聊，各人想法把自己的困惑藏在假裝的興奮內。我們第二天當可以再見的，因為我的舅父請我吃中飯，因此我們第一晚相別並無悵觸，暗自慶幸演完了這一場趣劇。

我在離喫飯時間還很久的時候就到了，可是我看見阿麗莎正在同一位女友閒談。主人無法辭客，客又不知趣，只是不走。當她終於撇下我們的時候，我假裝詫異阿麗莎竟沒有留她吃飯。我們兩個精神都有點不自在，一夜不眠，以致十分疲憊。我的舅父來了。阿麗莎覺得我看出他衰老了。他變得有一點重聽，不大聽得清我的聲音；要大聲喊着才好叫他聽明白，我的話因此就說得非常蠢鈍。

中飯以後，朴朗提葉姨母，照預先講好的，乘馬車來接我們；她把我們帶到奧爾福，竟在讓阿麗莎和我在回來的路上徒步走那最愉快的一程。

天氣熱與季節頗不相稱。我們走的那一段坡路敞在太陽底下，毫無風趣；脫了葉子

的樹木不讓我們有半點蔭庇。亟欲趕到姨母在那裏等我們的馬車，我們匆匆忙忙地加緊我們的脚步。我從頭痛作梗的頭腦裏擠不出半點思想；爲了好看起來，或者因爲這種動作可以代替言語吧，我一邊走，一邊拉阿麗莎任我拉的一隻手。走路的急喘，沉默的局促，把我們的血液衝上面孔；我聽見太陽穴在跳；阿麗莎氣色紅得不順眼；不久便覺得互相握着濕漉漉的手很不舒服，我們鬆開了，讓各自悽涼的掉回去了。

我們趕得太快；馬車還沒有到，我們就老早到了十字路口；馬車走另外一條道，既得非常慢，因爲姨母想讓我們有充分談話的時間。我們坐在堤岸上；一陣突然吹起來的冷風使我們起了寒噤，因爲我們渾身是汗；於是我們站起來走去迎馬車……可是最糟的還是可憐的姨母對我們所懷的殷切的關心；她滿以爲我們已經暢談過了，想詢問我們訂婚的事情。阿麗莎，實在受不住，滿眼是淚，推託說頭痛得厲害。我們靜悄悄的開回家去了。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筋骨酸痛，像害了傷風，非常苦楚，我只得到下午才上比柯倫家去。不巧，阿麗莎不是一個人在那裏。馮代爾·朴朗提葉，菲麗歌姨母的一個孫

女，跟她在一起——我知道阿麗莎常喜歡和她談話。她在她祖母家裏暫住幾天，「見我走進去就叫起來說：

「如果你回頭從這里出去仍然回坡頭，我們就可以一同上去。」

我很機械的答應下來了；因此我不能和阿麗莎單獨會面了。可是有這個可愛的女孩子在旁邊，於我們自然有用的；我不感到前一日那種難堪的局促；我們三人馬上就十分自在的交談起來了，而且談得遠不如我起先所担心的那樣無聊。我向她說再見的時候，阿麗莎含笑的样子很古怪；我覺得她直到此刻才知道我第二天要走了。然而，不久會再見的預期把我的辭別中所能有的悲劇氣味都掃除淨盡了。

可是，晚飯以後，迫於一種漠然的不安，我又下到市內，閒蕩了一小時，然後才決定重新叩比柯倫家門。是舅父接見了我。阿麗莎，覺得不舒服，早已上自己的房間去了，顯然是立刻就癱了。我同舅父談了一會兒，隨即辭出……

這次的一再不湊巧，不管怎樣的可惱，我若埋怨也是枉然。即使一切都幫助我們，我們仍然會自己尋出我們的窘處。可是阿麗莎也竟感覺到，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叫我難

過了。這是我一回到巴黎就接到的一封信：

「朋友，何等可哀的相見啊！你似乎歸咎外人，可是你自己也不能信服。現在我相信，我知道將永遠如此。啊！我請求你，不要讓我們再相見了！」

「我們有的是要說的話，爲什麼却那樣窘，那樣尷尬，那樣癱軟，那樣瘡癩呢？你回來的第一天，我甚至於還慶幸這一種沉默，因爲我相信它會消失的，相信你會對我講許多奇怪的事情的：你總不能就此走開呵。」

「可是當我們向奧爾碼頭默默的完結了那一次愁慘的散步，尤其當我們的手互相鬆開了，無望的垂下了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心悲痛得暈過去了。最叫我難過的，倒不是你的手鬆開了我的手，而是覺得如果你的手不這樣，我的手也要鬆開了——因爲我的手在你的手裏也不感到愉快。」

「第二天——就是昨天——我發狂一般的等了你一早晨。我太不安，無法留在家裏，乃留下幾行字，告訴你到堤上什麼地方找我。我在那里待了好久，看波濤洶湧的大海，可是我沒有與你同看，實在太痛苦了：我回來，忽然想像你在我的房間裏等我。我知

道下午我沒有空；瑪玳爾前天告訴我說她要來，因為我料想早上可以見到你，我就讓她來了。可是我們能有那惟一愉快的瞬間，也許還得歸功於她的在座。其中有一個時期，我起了一個古怪的幻想，以為這種自在的談話會延長得很久，很久……當你走到我和她同坐的沙發跟前，向我俯身，說『再見』的時候，我不能回答你；我覺得什麼都完了；猛然間，我明白你走了。

「你和瑪玳爾一出去，我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不能忍受的。你可知道嗎，我走出去了！我還要跟你講話呢，要對你說我一點也沒有對你說的一切；我早已跑到了朴朗提藥家裏……晚了；我沒有工夫，沒有敢……我回來了，絕望了，給你寫……我已經不願意再給你寫……一封告別信……因為我太覺得我們的通信全只是一場大幻夢，覺得我們各人都只是，唉！寫給自己，覺得……芥龍！芥龍！囉！我們永遠是隔得多遠呵！」

「我撕了那封信，的確；可是現在我又寫了，差不多完全照舊。噢！我愛你並不比以前差，朋友，恰好相反，當你一走近我的時候，就可以在我所感到的困惑中，窺中，我從沒有如此深感到我愛你如何深；可是也多麼無望，因為，我一定得老實告訴你：遠

難的時候，我愛愛你。我早已料到這一點了，唉！這次久盼的會面終於給了我教訓，朋友，你也一定得信搬這一點實質。再見，我如此鐘愛的弟弟；願上帝保佑你，引導你；願有向他，我們可以接近而亦可以無疚。」

彷彿這封信叫我讀來還不夠痛苦，她第二天在信尾加上了這一筆追申：「在發這封信以前，我要請求你對於我們兩人有關的事情更謹慎一點。許多次你使我不快，把應該由我們管的事情向須麗葉和阿培談論，也就是這一點使我——遠在你懷疑到以前——就想到你的愛特別是一種頹廢的愛，一種溫情與忠誠的美而智的執着。」顯然是怕我把這封信給阿培看，她才想起了寫最後這幾行。何種懷疑的銳眼使她防備起來了？她以前已經在我的言語中看出了我朋友的勸告的影子了嗎？……

我覺得此後我同她真隔得太遠了！我們走兩條分歧的道路；教我獨自負擔我憂苦的重荷，這種勸言，於我實屬多餘。

其後三日完全過在我的悲嘆中；我想答覆阿麗莎；我又怕，由於太存心的爭論，由於太熱烈的抗辯，由於稍一欠當的措辭，不可救藥的鬧大了我們的創傷；我開始了二十

次我的愛情在裏面掙扎的這一封信。直到今日我不能無淚而重讀這張沾淚的信箋，我終於決定寄出的那封信的副本：

「阿麗莎！可憐我，可憐我們兩人吧！……你的信害苦了我。我多麼願意能用微笑來回答你的恐懼呵！不錯，你給我寫的，我完全感覺到；可是我怕對自己說。我把何等可怕的現實給了只是想像的東西，你把它在我們之間弄得好厚啊！」

「如果你覺得你愛我不如以前了……啊！撇開你在全信裏否認的這一點殘酷的假設吧！可是，那麼你這些一時的恐懼有什麼要緊呢？阿麗莎！我一想要理論，我的字句立刻凍結了；我只聽見我的心在悲鳴。我愛你太深，無法平巧，我愈愛你，愈不會對你講話。『頭腦的愛』……這叫我怎樣回答呢？我用全靈魂愛你，叫我怎麼分得清我的理智與我的心呢？可是既然我們的通信不留情而責難的原因，既然，用通信而提高了，隨後跌進了現實使我們受了如此劇烈的創傷，既然你現在相信，你給我寫信無非寫給你自己，既然再忍受像你最近這封信的一封信，我已經沒有力量了；我請求你，暫時停止我們之間的一切通信吧。」

在這封信的不文中，我抗辯她的判斷，我控訴，我哀求她重新賜我們一次會面。上一次一切都不順遂；背景，配搭，季節——以至於我們的通信，太感奮，也沒有準備得妥當。這一次事先要只許沉默。我希望實現在春天，在奉格司麥，在那里我想過去會祖護我，我的舅父會在復活假內接待我多多少少任她自己酌定的住幾天。

我的決定已經堅定了，一把我的信發出去，我就能埋頭用功了。

★★

可是，我在歲末以前又得和阿麗莎會面了。阿緒拜爾敦小姐，數月來身體日漸衰弱，在聖誕節前四天死了。自從我解除軍役以來，我重新同她住；我甚少離開她，我給她送了終。阿麗莎的一張明信片向我表明了她把我們默誓放在心上還甚於我所遭受的喪事；她當下就來，她說，只爲的送葬，因爲我的舅父不克親自來參加。

差不多只有我門兩個，她和我，參到葬儀，隨後又護送靈柩；並肩的走着，我們只

交談了幾句；可是，到了教堂，她坐在我身邊，我有幾次覺得她的目光含情的注在我身上。

「這已經講好了，」她對我說，在她正要離開我的時候：「復活節以前什麼都不談。」

「好；可是到復活節……」

「我等你。」

我們是在墓園的門口。我想要去她車站；可是她招來一輛馬車。連一句告別的話都不說，就把我撇下了。

七

「阿麗莎在園子裏等你，」四月末有一天，我到了奉格司麥，我的舅父像慈父一般的把我擁抱了以後，對我說。縱然起初我頗失望于不見她立刻出來迎接我，隨後我馬上就感激她爲我們免去了初見面應有的那些俗濫的寒暄。

她是在園子的深處。我向那個路口走去，在那里環繞的叢密的灌木，在這個時節，完全開了花，紫丁香，棠球，金雀，魏吉麗亞（Wigwags）等等；爲的要不至于老遠就望見她，或者讓她好不見我來，我沿園子的另一邊，走那條仄徑，那里的空氣，在樹枝底下，十分清涼。我慢慢的走去；天空就像是我的喜悅，暖和，光明，入微的純淨。當然她是預期我從另外那條路上來的；我到了她的附近，她的背後，她都沒有聽出；我停住了：彷彿時間竟會得和我一同站住了：「這一個瞬間，即使它還在幸福本身以前，幸福本身比起來還不如呢……」

我想要跪在她面前；我走前一步，她聽見了。她突然站起來，讓手裏正在做的繡件滾到了地上，向我伸出兩臂，把兩手擱在我的肩上。好一會兒我們就一直這樣，她，伸着手臂，面含笑容，向我低垂，脈脈的看著我，不說一句話。她穿了一身白衣裳。在她差不多太莊重的臉上，我重新看出了她童年的微笑。

「聽我說，阿麗莎，」我突然喊起來，「我還有十二天好空。你什麼時候不樂意我待在這里，我馬上就走，不多待一天。我們先商定一個記號來表示：『明天你必須離開奉格司麥。』我看見了第二天一定走，毫無異議，毫無怨言。你贊成嗎？」

我沒有準備我的字句，信口說來，反而自在。她想了一想，然後：

「倘若有一晚，我下來吃晚飯的時候，沒有把你所愛的那副紫水晶的十字架掛在胸前……你懂嗎？」

「那就是我最後的一晚。」

「不過你走起來，」她接下去，「可不流淚，不嘆氣……」

「不告別。我要在最後的那一晚離開你，完全像在前夜的樣子，那麼乾脆，你起初

不由得懷疑：「他會懂嗎？」可是你第二天早上找我的時候，簡簡單單，我已經不在
了。」

「第二天我也不找你。」

她向我伸過手來；當我把她的手放到我的嘴唇上的時候：

「從此刻到終了的那一晚。」我加上說，「可不要有一點暗示叫我預感到什麼。」

「你一點都不要暗示到其後的別離。」

這一次會面的嚴肅在我們之間眼看要引起的局促，現在不得不打破了。

「我很願意，」我接下去說，「同你在一起的這幾天顯得和平常的日子一般無二：

我的意思是：我們大家都覺得它們不是例外的日子。並且……我們起初不急于竭力想

談話……」

她笑起來了。我又說：

「有什麼我們可以一同做的事情嗎？」

我們一向都愛好園藝。一個沒有經驗的園丁新近代替了舊的那一個，園子荒廢了兩

個月，有許多地方要整頓。玫瑰樹沒有修剪好；有些長得茂盛的，夾雜在枯枝爛；有些，亂爬的，貼在地上，沒有架好；還有些被贅枝毀收得枯瘦極了。大部分是我們給接枝的；我們認得出我們所培植的東西，它們所需要的料理，佔去了我們很長的時間，使我們頓三天，談了許多話而一點也沒有說到嚴重的什麼，當我們不說話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沉默的壓迫。

就像這樣子我們重新又互相習慣了。我相信這種熱習勝過隨便怎樣的苦口解釋。就是我們的回憶也早已在我們之間消失了；我在她身上常常感到的那種恐懼，她在我身上怕有的那種恐懼，她在我身上怕有的那種靈魂的緊張，都早已減退了。阿麗莎，比我在秋天作那次慘苦的拜訪的時候年輕了許多，我覺得從沒有見過她比現在更好看。我還沒有吻過她。每天晚上我看見她的胸衣上，掛在一條金鏈子上，閃耀着那個紫水晶的小十字架。深信中，希望在我的心裏重新生出來了；我說是「希望」嗎？這早已是確信了，而且我想像阿麗莎也同樣感到了；因為，我一點也不懷疑我自己，無從再懷疑她了。我們的談話漸漸的大膽起來了。

「阿麗莎，」有一天早上，當明媚的空氣裏處處透露着笑意，當我們的心像花一樣開着的時候，我對她說，「現在須麗葉已經幸福了，你不讓我們也：」

我講得很慢，眼睛望着她；她忽然變色，蒼白得利害，直叫我不敢說完我的句子。

「朋友！」她開始說，眼睛並沒有向我轉過來：「我在你身邊覺得比我料想會感到的還要幸福：可是相信我：我們生來不是爲的幸福。」

「除了幸福，靈魂還喜歡什麼呢？」我躁急的嚷着。她喃喃的說：

「聖潔：」聲音非常低，這兩個字與其說是聽出的，不如說是猜出的更爲確切。

我全盤的幸福張開了翅膀，脫出我，向天上飛去了。

「沒有你，我達不到那里的，」我說，頭埋在她的膝上，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哭着，可是由于愛，並進由于悲哀，我重復說：「沒有你不成；沒有你不成！」

隨後，這一天像其他那幾天一樣的過去了。可是到晚上，阿麗莎出來沒有掛那件紫水晶的小手飾。忠于我的約言：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走了。

第三天我接到了這一封怪信，信上作爲題句，寫了莎士比亞的這幾行詩：

That strain again,— it had a dying fall:

O, it came o'er my ear like the sweet south,

That breathes upon a bank of violets,

Stealing and giving odour—

Enough; no more, Tisnot so sweet now as it was before...

（又這個調子了，——它已經奄奄欲絕……）

從前啊，它掠過我耳朵像……的南方，

輕輕的呼吸在滿坡的紫羅蘭花上

偷香又送香——夠了，不要再來了，

現在也不像從前那樣的可愛了……）

「唔！不由我自主，我找了你一早晨，弟弟。我不能相信你已經走了。我有點懷疑

你履行了我們的約言。我想：該是一場玩笑。在每一叢灌木背後，我都盼看你現身。可是！你真是走了。謝謝。

「這一天我心頭就一直纏上了一些思想，我願意給你知道的——還纏上了一種奇怪而確切的恐懼，就是怕如果不給你知道，我往後會覺得對不住你，值得你責備：

「在你初到奉格司麥的時候，我起初驚訝，隨即不安于我的全靈魂在你身邊所感到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滿足；『那麼大的滿足，』你對我說，『直叫我不再作以上的任何希求了！』唉！就是這一點使我不安的：

「朋友，我怕你要誤解我。我尤其怕你把無非是靈魂的最激烈的表現只當作一種微妙的推理（啊，那多麼欠當呵！）

「『如果儘不能滿足的。就不是幸福』——你對我說過，你可認得？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不能，芥龍，這不能滿足我們。芥龍，這不該滿足我們。這種實心的滿足，我不能認它爲真的滿足。去年秋天你沒有領悟到這種滿足裏面隱藏了多少苦惱嗎？：

「真的滿足！啊！上帝讓我不要把它當作是真的滿足吧！我們生來是爲的別一種幸。

爾：

「正如從前的通信糟塌了去年秋天的會面，想起你昨天在這里，我今天寫信就無趣了。我往常給你寫起信來所感到的那種快樂現在到那里去了呢？由于寫信，由于見面，我們消磨了我們的愛情所能企求的喜悅裏所有的純粹。現在，不由我自主，我像『第十二夜』裏的歐沁諾一樣的感嘆了：『夠了！不要再來了！現在已不像從前的那樣可愛了。』」

「再見，朋友。 *Hic incipit amor Dei*（從此開始對上帝的愛）。啊！你可知道我多麼愛你：直到底我還是你的。」

「阿麗莎。」

對於德行的陷穽，我總是束手無策。一切英勇，……我的眼目，牽引我——因為我不能把它和愛情分開：阿麗莎的信使我沉醉于最莽撞的熱誠。上帝知道我努力求更大的德行就只是爲了她。無論哪一條小徑，只要是向上的，都會引到她那里。啊！她總不至于太快的收縮得只容得下我們兩人吧！唉！我料不到她遁匿得那麼微妙，我也想像不到她

會從一個尖頂上重新逃脫我呢。

我給她作了很長的答覆。我還記得我的信裏惟一算得有見識的一段。

「我常常覺得，」我對她說，「我的愛情是我身上所保有的最好的一部分；我所有的德性都繫繫在這上面；它提高我，使我超越我自己，沒有它我就要落回到資質極平凡的那種庸碌的水準了。是由于希望趕上你，我才覺得最險峻的小徑總是最好的路徑。」不知道我接下去說了什麼，以致她對我答出了如下的一段話：

「可是，朋友，聖潔不是一種選擇；是一種義務」（在她的信上這兩個字旁邊加了三道圈）。「如果你真是我所相信的那樣一個人，你也逃不脫這一種義務的。」

就只是如此。明白，或者不如說預感到，我們的通信就要中止了，最巧妙的勸告，最堅定的決意，在此都無能爲力了。

然而我還是長長的，溫柔的，給她寫信。在我的第三封信以後，我接到了這個短簡

「朋友：

「切勿以爲我已經下了決心，不再寫信給你了；我只是不感覺興趣罷了。你的信却還叫我喜歡，可是我愈來愈責備自己這樣的牽引了你的情思。」

「更大不遠了。我提議我們暫時停止通信，這些日子你到奉格司麥來和我一同過九月的下三個月。你贊成嗎？如果贊成的。我不需要你的答覆。我要把你的沉默當作同意，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答覆我。」

我沒有作覆。顯然這一種沉默無非是她諷刺我的最後的試鍊而已。當我工作了數月，旅行了數星期以後，回到奉格司麥的時候，我是再安心不過了。

我怎能，用一篇簡單的敘述，叫人家立刻會理解我自己起初也不明白的事情呢？我在這里能描寫什麼呢，除了從那時候起完全擺佈了我的悲苦境遇？因爲我雖然如今覺得自己不可恕，不該沒有在那種最矯飾的表面底下覺出愛情還在那里悸動的，當時却只能看見那種表面，因此，覺得找不到我的密友了，我責備她；不，就在當時我也沒有責備你呵，阿麗莎！只是絕望的哭泣我不再認識你了。現在我已然把你的愛憶，用它沉默的探計，用它殘忍的技巧，量出了力量了，你愈加兇狠的苦我，我定當愈加愛你吧？……

輕度？冷淡？都不是，滿不是什麼可以克制的東西；滿不是什麼我可以抗爭一下的東西；有時候我躊躇，我疑惑，莫非自造苦惱吧，既然它的原因如此微妙，既然阿麗莎假裝不知道又如此乖巧。我到底悲嘆什麼呢？她接待我比往常更笑容可掬：以前她顯得從沒有如此殷勤，如此親切。第一天我差不多給她騙過了：把頭髮梳成一個新樣子，場平了，收緊了，把她的面目點化得十分呆板，彷彿要改竄她本來的表情；一件不合適的上衣，顏色暗淡，質料粗糙，把她身體的優美的節奏弄得非常别扭；這究竟有什麼要緊呢？我盲目的想着，沒有什麼她第二天不就會改正的，出于她自動，或由于我請求：我更覺得不快的是那種親切，那種殷勤，那是在我們之間不常見的，那裏面我怕看得出存心多于任意。雖然我不大敢說：客氣多于愛情。

當晚，走進客廳的時候，在原先擱鋼琴的地方已經不見了鋼琴，我很驚訝；聽見我失望的直叫起來，阿麗莎用了最平靜的聲音回答說：

「鋼琴拿去修理了。」

「然而我對你再三說過了，孩子，」我的舅父說，用了近于嚴厲的一種責備的語氣

，「你既然能把它直用到現在，你儘可以等芥龍走了，然後把它送走的；你的躁急給我們剝奪了極大的快樂……」

「可是，父親，」她說，一邊掉過頭去，因為臉紅，「這幾天來，鋼琴已經變得非常嘶嘎，就是芥龍自己也彈不出什麼來了。」

「你彈起來，」舅父重新說，「不見得怎樣壞啊。」

她停了一會兒，向暗處俯身，彷彿一心在估量一個椅套的尺寸似的，隨即突然走出了房間，過了好久才回來，用一個盤子托來了我的舅父照例每晚都服用的煎藥。

第二天她不改梳頭髮，也不改穿上衣，坐在她父親身邊，在房子面前一張長椅上，她接做頭一天晚上已經做起的針帶，在織補東西。她旁邊，在長椅上或桌上，放着一只大筐子，裝滿了破舊的襪子，短襪子，她在裏面揀着，檢着。過了幾天，又弄起了食巾，被單……這種工作似乎使她全神都貫注了，以至于她的嘴唇完全失去了表情，她的良聲完全失去了光彩。

「阿麗莎！」第一天晚上我對她嚷着說，看了她這副臉上的詩意盡失 (depoetisation)

，大爲愕然，我簡直認不出是她的面孔，我疑視了好久，她似乎並沒有感覺到我的目光。

「什麼？」她抬起頭來說。

「我想到底你聽見不聽見我。你的思緒似乎離開我太遠了。」

「不；我是在這里呢；可是這種縫補很需要注意。」

「你一邊縫補，一邊可願意聽我給你唸東西嗎？」

「我怕不大聽得好。」

「爲什麼你找這麼費心機的事情做呢？」

「總得有人要做的。」

「外邊有許多窮女人藉此糊口呢。總不是爲的省錢，你才潛心做這種煩膩的工作罷

她立即向我斷言沒有什麼工作使她更感覺興趣了，許久以來她就只做這一種工作，她對於別的工作顯然已經做不來了；她一邊講，一邊微笑。她的聲音從沒有比現在她如

此叫我傷心的時候更說得溫柔了。「我說的都是很自然的，」她的面孔好像在表示，「爲什麼你要難過呢？」——我心裏所有的抗辯，甚至于不再湧到我的嘴唇上了，塞住了我的喉嚨。

第三天，當我們採玫瑰花的時候，她請我把它們拿到她的房間裏；我這一年還沒有到那里去過。我立刻生起了多麼得意的希望！因爲我還在責備自己的悲哀；只要她說一句話就會治好了我的心呢。

我每次進那房間，總少不了無限感觸；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在那里造成了一種和諧的寧靜，令我在其中認得出阿麗莎的本色。窗子上和床周圍的帷帳的藍影，光亮的桃花心木的家具，乾淨，整齊，清靜，一切都向我的心報告她的純潔，她的嫺雅。

這一天早上，我在她床邊的牆上不見了我從意大利帶回來的那兩張馬莎綽(Missaccio)的大照片，非常驚訝；我正要問她那兩張照片怎樣了，我的視線落到了近旁的書架上。她向來在那里放她的枕邊書。這一架小小的收藏是一半由我送給她的書，一半由我們一同讀的書，逐漸積成的。我發見那些書都搬掉了，一律換上了一些無足道的通俗信仰

的，望着我笑着。

「對不住，」她立即說；「你的面孔叫我禁不住笑了；你一看見我的書架，就那麼急轉直下的變了顏色！」

我沒有什麼心口開玩笑。

「真的，阿麗莎，你現在讀的就是這些東西嗎？」

「是的，你覺得有什麼奇怪呢？」

「我以爲一個人，吃慣了滋養的食品，嘗這些無味的，不會不作怪。」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說，「這都是一些謙卑的靈魂；他們簡簡單單的和我講話，盡力表自己的思得；我喜歡與他們過從。我預先知道他們不至于落入詞彙的迷網，我呢，讀起他們來，也不至于落入演神的讚嘆。」

「那麼你只讀這一類東西了？」

「差不多。對了，好幾月了。並且，我現在沒有多大讀書的時間了。我老實告訴你

，最近，想把你教我激賞的一位大作家拿起來重讀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聖查裏講的那個人，竭力想起自己的身材加高一尺。」

「這位叫你對自己懷這種怪想的『大作家』究竟是哪一位呢？」

「不是他叫我這樣的；是讀他的時候我才感到的；是巴思加。我也許偶爾碰到了不大好的地方：」

我作出了一個不耐煩的動作。她講得一口清明而單調的聲音，彷彿在背書，沒有把眼睛從花上抬起來，她把花理來理去，還沒有理完。由於我的動作，她停了一下，隨即用同樣的聲音繼續下去了：

「那麼樣驚人的雄辯，那麼樣大勁；只證明那麼一點點。有時候我想莫非他那種感泣鬼神般的腔調，說是信仰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懷疑的結果吧。完全的信仰講起話來，聲音裏不會有這麼多眼淚，也不會有這麼大顫抖。」

「就是這種顫抖，就是這些眼淚，造成這種聲音的美，」我竭力想反詰，而沒有勇氣；因為她這些話裏，我一點也認不出我所愛于阿麗莎的地方。我把它們完全照我所記



得的錄下來，毫未加以事後的修飾與整理。

「如果他沒有先給現生活除盡快樂，」她接着說，「現生活稱起來會重過……」

「重過什麼？」我說，因為我聽了她這種怪話，不勝驚異。

「重過他所倡言的那種不定的幸福。」

「那麼你不相信那種幸福嗎？」我嚷起來了。

「有什麼要緊！」她回答，「我倒願意它不定，好免除一切計較的嫌疑。敬慕上帝的靈魂努力投身于德行，並不是由于希望得報償，是由于天性的崇高。」

「從都就來了巴思加一流人的崇高所寄託的那種秘密的懷疑精神了。」

「並不是懷疑精神：是陽森派精神（Jansénisme），」她含笑說。「我同這一套究竟有什麼關係？這裡那些可憐的靈魂，」（她轉向書架）「他們會瞠目不知所對的，如果問他們到底是陽森派，還是清靜派，還是別的什麼派。他們俯首在上帝面前，像風吹草偃，不存惡意，不帶煩惱，不逞美。他們認自己一點也沒有了不得的地方，知道自己價值就是在上帝面前抹殺了自己。」



「何麗莎！」我喊着，「爲什麼你撕掉你的翅膀呢？」

她的聲音依然很平靜，很自然，因此我的感嘆在我自己看來愈顯得過火，非常可笑。

她重新微笑起來了，一邊搖搖頭。

「我上次拜訪巴思加所帶回來的一切……」

「什麼呢？」我問她，因爲她停住了。

「就是基督的這一句話：『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此外呢，」她接下去，加深了笑容，面對面望着我，「實在，我差不多已經不再了解了。當你在這些卑微者的圈子裏生活了一些時候，說來奇怪，那些偉大者的崇高就叫你氣都喘不過來了。」

在我們的狼狽之中，我就想不出一句話來回答她嗎？……

「倘若我今天得同你全部讀一讀所有這些說教集，這些默想錄……」

「可是，」她插進來說，「我看見你讀它們，我真要難受極了！我的確相信你生來宜于比這些更好十倍的東西。」

她講得十分簡單，像一點也不懷疑把我們兩個生命隔開的這些話會叫我心碎的。我頭裏像火燒；我還想要講話；我真想要哭呢；也許她會給我的眼淚克服吧；可是我儘自一言不發，兩肘撐在壁爐架上，頭埋在手裏。她平靜的繼續整理花，一點也看不見，或者假裝不看見我的痛苦……

正在這時候響了第一次開飯鐘。

「我要來不及準備吃飯了，」她說。「快走開吧。」隨後，彷彿只是鬧着玩的：

「我們以後再談吧。」

我們以後就不會續談。阿麗莎老是脫開我；她不會顯得要躲避；可是每一樁偶來的事情都立刻變成了一種十分切要的義務。我挨次等待；我一直等到她料理完永遠是應接不暇的家務，監督完倉房裏進行的工作，訪問完她愈來愈關心的那些佃戶，那些窮人。其餘的時間才歸我有，實在很有限；我看見她總是很忙，——雖然也許倒還是在這些瑣屑的操作中，在我放棄追隨她的時候，我才最不大覺得怎樣的落空。只消略談上幾句，我就更感到如此了。當阿麗莎賜給我幾分鐘的時候，那實在總是用來作一席最別扭

的談話，她講話就像哄小孩子。她從我身邊匆匆的走過去，不經意，含笑，我覺得她變得比不認識她還要疏遠呢。甚至于我有時候覺得她的微笑裏幾分奚落，至少帶一點諷刺，彷彿她以如此巧避我的慾望爲樂……于是我立即轉而自怨自艾，不願意還爾責備人，簡直不知道我可以期待她什麼，也不知道我可以責備她什麼。

我原先預期有如許幸福的日子就是這樣過去了。我茫然的看它們飛逝，可是既不想增加它們的數目，也不想延緩它們的進行，兩者都如此培增我的痛苦。在我走前二目的晚上，她却陪我走到了石灰泥廢坑前面的長椅那里——正是一個空明的秋晚，直到一點烟霧都沒有的天際，每一件籃染的小東西都明晰可辨，在過去中；甚至于最飄渺的記憶也畢露無餘——我抑不住我的悲嘆了，我表明了我現在的苦惱形成于某種幸福的喪失。

「可是我有什麼法子呢，朋友？」她立即說：「你戀上了一個幽靈。」

「不，決不是一個幽靈。」

「一個想像的人物。」

「唉，我並沒有虛構。她從前是我的朋友。我喚回她。阿麗莎！阿麗莎！你就是我

愛的那人兒。你怎樣了？你叫自己變成什麼樣子了？」

她半嚮不回答，慢慢的摘碎一朵花，低着頭。然後，終于說：

「芥龍，爲什麼不乾脆說你不大愛我了？」

「因爲這是不確的！這是不確的，」我憤然的嚷着；「因爲我從沒有更愛過你。」

「你現在還愛我……然而你又追惜我的過去哪！」她說，勉強含笑，微微聳一聳肩勝。

「我不能把我的愛情放回過去。」

她在我的腳底下坍陷了；我抓得到什麼就抓住什麼……

「它一定得和別的東西一同過去的。」

「像我這樣的愛情却只能與我自己同歸于盡。」

「它會逐漸冷淡的。你自以爲仍然愛的阿麗莎早已存在于你的記憶中了：將來自然會有一天你只記得曾經愛過她了。」

「你這樣講，倒像有什麼可以在我的心裏代替她的位置了，倒像我要不再愛了，你

不再記得你自己也愛過，竟能這樣的以苦我為樂嗎？」

我看見她香白的嘴唇顫動了；用了一種幾乎聽不出來的聲音，她喃喃的說：

「不；不；這一點在阿麗莎並沒有改變。」

「那麼什麼也不會改變了，我一邊說，一邊揪住她的手臂……」

她說下去，更堅定了：

「一句話就可以說明一切；為什麼你不敢說呢？」

「什麼話？」

「我老了。」

「算了！」

我立刻抗辯，說自己也同她一樣的老了，說我們之間的歲差總還是不變的……可是她已經恢复了主意；准一位寺裏請過了，封子俊一床的論辯，我斷送了我的優勢；我踏空了。

後兩天我離開奉格司麥，不滿意她，也不滿意我自己，對子我還叫作「德行」的東

西滿懷了憎恨，對於我平常的心思滿懷了怨憤。似乎在這一次最後的會面中，由於我過分舖了我的愛情，我完全用盡了我的熱情；阿麗莎的一言一語，起初我不服，在我的抗辯沉默了以後，在我的心裏仍然是活的，勝利的。呃！她確乎有理！我已經只鍾愛一個幽靈了；我會經愛的，我仍然愛的阿麗莎，已經不存在了……呃！無疑的，我們已經老了！這種可怕的詩意消滅，凍澈我深心的，究竟，無非是回復自然而已；我慢慢的把她提高了，把她作成了我的偶像，用我所喜愛的一切東西來加以裝飾，現在我辛苦的結果，除了疲倦，還剩什麼呢？……剩了她自己，阿麗莎就立刻落到了她本來的水準，平庸的水準，我也在那里看見了我自己，可是我在那里就不再想要她了。以我一己的努力把她提高了，我要在高處達到她；這種累人的德行的努力，我覺得多麼荒唐！只要少高傲一點，我們的戀愛就好辦了……可是固執着一種沒有目標的愛情又有什麼意義呢？那是頑冥，那不是忠貞了。忠于什麼？——于一個謬誤。最聰明還不是老實對自己承認我弄錯了？……

當時有人薦我到雅典學校，我立刻答應去，毫無野心，毫無興味，可是想到出發，

如想到逃脫，不由我不喜歡。

八

然而我還會見了一次阿麗莎……那是在三年以後，夏天臨末的時候。十個月以前，我從她那里聽到了我的舅父死了。我當時在巴列思坦旅行，立刻給她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去，而^却未見覆……

恰巧在哈^新浮，我忘記了藉什麼事由，自然而然，我走到了奉格司麥。我知道阿麗莎在那里，可是怕不止她一個人在那里。我沒有先通知我要來：不願意像作一次平常的拜訪似的去見她，我一邊猶豫：我要進去嗎？還是我寧可以不見她，不想法見她，儘自走了嗎？好，就這麼辦，我光是沿林蔭路走去，坐在長椅上，她也許還到那里去坐坐的……我早已尋思我可以留下什麼記號來，叫她在我走了以後，知道我會經來過……一邊想，我一邊緩步前行；現在既然決定了不見她，絞在我心頭的有點辛酸的悲愴就讓位給了一種幾乎是甘美的憂鬱。我早已到了林蔭路，怕被人撞見，我沿界開農場的土堤，走

那條邊徑。我知道土堤上有一個地點可以俯瞰園子的；我就爬上去；我不認識的一個園丁正在一條小徑刈草，不久便望不見了。一個新的柵欄門關住了院子。一隻狗聽見我走過，在那里吠叫。再進前一點，林蔭路終止了，我向右轉，重遇到圍牆，我正要走向山毛櫸樹叢與我剛才離開的林蔭路並行的那一部分，在菜園的小門前經過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我想從那里走進園子去。

門關着。然而裏邊的門栓只有一點微弱的抵抗力，我就想要用肩膀來把它頂開了；正在這時候，我聽見一陣脚步声，我隱身到牆角落去。

我看不見誰從園子裏出來；可是我聽出，我覺出是阿麗莎。她向前走了三步，很微弱的喚我？

「是你嗎，芥龍？」

我的心本來跳得很利害，一下子就停住了，因為我的喉嚨裏塞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她就響一點的重新說：

「芥龍，是你嗎？」

聽見她這樣喚我，緊壓我胸頭的感憤，非常激動，直叫我不由的跪下了，因為我始終不回答，麗莎再向前走了幾步，轉過牆角落，我突然覺得她面對我了——我正在用胳膊遮住了我的面孔，彷彿怕立刻看見她。她把頭向我低了一會兒，一方面我亂吻她纖弱的雙手。

「你爲什麼躲起來呢？」她對我說，簡單得宛如這三年的離別只離別了三天而已。

「你怎麼知道是我呢？」

「我在等你」。

「你在等我？」我說，太驚訝了，只能用疑問的口氣把她的話反過來說：見我還

跪在地上：

「我們到長椅那邊去吧，」她接着說。「是的，我知道我還得再見你一次。三天以來，我每晚來這裏，我就像今晚一樣喚你……爲什麼你不回答呢？」

「如果你沒有來撞見我，我要不見你就走了，」我說，硬起來克制起初擺佈了我的激動。「我只是，偶爾來到了哈浮，就想在林蔭路上走一走，在園子外邊繞一圈，在那

張長椅上一休息一會兒，我猜你還會到那里去坐坐的，然後……」

「看我這三晚帶來這里讀的東西吧，」她岔斷我的話，遞給我一束信，我認出是我從前從意大利寫給她的那些信。這時候我才抬起眼睛來看她。她已經大變了；她的消瘦，她的蒼白，可怕的絞痛了我的心。依靠着，壓着我的胳膊，她向我緊緊的挨擠，彷彿她覺得害怕。或者寒冷。她還穿了重孝，顯然，她當作帽子戴的黑紗，圈住了她的面龐，襯得她更加蒼白。她微笑，但似乎有一點支撐不住。我亟欲知道她這時候是否一個人在奉格司麥。不是；羅伯和她同住在那里；須麗葉，愛德華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曾經來他們這里過了八月。：我們走到了長椅跟前；我們坐下，報告家常的談話又拖長了幾分鐘。她探問我的工作。我不大樂意的回答她。我很願意她覺得我對於我的工作已經不感興趣了。我很想就照她以前使我失望那樣的使她失望。我不知道做到了沒有，可是她一點也沒有露出什麼。至于我，同時而滿懷了恨與愛，我竭力用最冷淡的態度來對她講話。我氣憤有時候把我的聲音震撼得直抖的感情。

夕陽在一朵雲裏掩藏了一會兒，在地平線上重現了，差不多正對了我們，用一片閃

線的光華淹過了空田地，用一種突如其來的豐富填滿了在我們腳下張開的狹谷；隨即落下去了。我一陣眼花，半嚮不說一句話；我覺得自己遠裏在，沉浸在這一種金黃的陶醉裏，我的恨在其中發散了，我在心裏只聽出愛了。阿麗莎，遠側着，倚着我的，坐直起來了；她從上衣裏面拈出一個薄紙包的小包，像要交給我，又停住了，似乎是躊躇不決，當我愕然的看她的時候：

「聽我說，芥龍，這是我那副紫水晶的十字架；我帶來了三晚，因為我久已想給你。」

「你給我做什麼？」我說得頗有點粗率。

「要你保存了，作爲紀念我，給你的女兒。」

「什麼女兒？」我嚷着，望着阿麗莎，不明白她的意思。

「平心靜氣的聽我說吧，我請求你；不，不要這樣的看着我；不要看着我；我早已不大好對你講話了；可是，這一點，我一定要對你說。聽好，芥龍，有一天，你要結婚的？：不，不要回答我；不要岔斷我，我懇求你。我只是想要你將來記得我曾經深深的

愛過你……好久以來……三年以來……我就想，你喜愛的這副小十字架，你的一個女兒，有一天，要帶它，以紀念我，噢！不知道紀念誰……也許你可以也給她……以我的名字……」

她住了，講不出話來；我差不多懷了敵意的嚷着……

「爲什麼你不可以親自給她呢？」

她還想講話。她的嘴唇攪抖着，像一個哽咽的小孩子那樣；她却並不哭；她的眼睛裏那種奇異的光輝，使她的臉上揚溢着一種非人間的一種天使的美。

「阿麗莎，我同誰結婚呢！你知道我只能愛你……」突然間，狂熱的，幾乎是粗野的，把她摟緊在我的臂彎裏，我在她的嘴上亂吻了一陣。她任我擺佈，半倒在我的懷裏，我把她抱了一會兒；我看見她的目光霧了；隨後她的眼皮闔上了，用一種在我看來正確得，和諧得什麼也比不上的聲音……

「可憐我們吧，朋友！」她說，「啊！別糟塌我們的愛吧。」

也許她還說：「不要作卑怯的行爲！」或者也許是我自己說的，我不知道了，可是

我一下子在她面前跪下了，虔誠的用胳膊把她圍住了……

「既然你這樣的愛我，爲什麼你總拒絕我呢？瞧！我起初等須麗葉結婚；你知道你也等她幸福；她是幸福了；你自己告訴我的。我好久總以爲你不願意離開你的父親；可現在只剩了我們兩個了。」

「噢！別惋惜過去吧，」她喃喃的說。「現在我已翻過了一頁了。」

「還有時間呢，阿麗莎。」

「不，朋友，再沒有時間了。再沒有時間了，自從那一刻我們由于戀愛而各自爲對方瞥見了比戀愛更好的東西。託福你，朋友，我的夢想昇得極高，以至于一切人世的滿足都惟有令它墮落了。我常常想到我們在一起生活就會怎樣了；只要它稍一不完全，我就忍受不住了……我們的愛情。」

「你想到過我們不在一起生活又會怎樣嗎？」

「沒有！從沒有想到過。」

「現在，你瞧啊！三年以來，沒有你在一起，我一直是在慘苦的飄來蕩去……」

夜色蒼茫了。

「我冷了，」她說，站起來，把她的肩巾裹得太緊了，叫我無從再挽她的胳膊。「你記得聖書裏的那一節，曾經叫我們很為難，我們怕不大懂得的：『他們並沒有得到應許給他們的東西，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好的東西……』」

「你還相信這些話嗎？」

「當然得相信。」

我們不再說什麼話，並肩的走了一會兒。然後，她接下去說：

「你想想看，芥龍：『更好的東西』！」突然她的眼睛迸出眼淚來了，一邊還講着

「『更好的東西』！」

我們又到了剛才我看見她出來的棗園的小門口。她向我轉過身來：

「再見！」她說。「不，不要再走來了。再見，我至愛的朋友。現在要開始了……」

那種更好的賞賜。」

我就在一瞬間，她看着我，又把我挽住又把我推拒；胳膊伸着，手擺在我的肩上海，

眼睛裏充滿了說不出的「一種愛」……

等到門一關，聽見她隨手把門栓一門，我立刻倒在門上，絕望到無以復加，不能自己，在夜色裏哭泣着，嗚咽着，待了好久。

可是留住她，撞進門，不管怎樣闖進房子去，那里倒還不會叫我吃閉門羹的——不，即便在今日，當我回到了巴往，重溫這一刻過去的時候——不，這在我是不可能的。誰要是在這里不了解我的，那就是直到那時候一點也沒有了解我了。

一種忍不住的焦慮使我幾天以後寫了一封信給須龐萊。我對她講我到過奉格司麥，對她說阿麗莎的蒼白，消瘦，如何的令我驚駭；我請求她留意，請求她隨時給我些消息，我不能再期望阿麗莎自己來什麼音訊了。

不到一個月以後，我接到了這封信：

「親愛的芥龍，

「我報告你一個極悲哀的消息：可憐的阿麗莎已經不在了……唉！你在信裏表示的憂慮實在是太有所據了。數月以來，她不怎樣說得上有病，只是一天天衰弱；然而，任從了我的懇求，她終於去看了哈浮的A——博士，A——博士給我來信說她沒有什麼要緊。可是你去看她以後的第三天，她突然離開了奉格司麥。從羅伯的來信裏，我才知道她的離家；她難得寫信給我，要沒有羅伯，我就完全不知道她的出走了，因為我對於她的沉默不會那麼快的起什麼驚怪。我痛責羅伯就這樣讓她走了，沒有陪她上巴黎。你會相信嗎，從那時候起，我們就不知道她的通訊處了。你想想看我多麼着急；不能見她，甚至不能寫信給她。羅伯的確，幾天以後，也去了巴黎，可是一無所得。他向來疏懶，我們不能不懷疑他的熱心。我們該報告警察的；當不能老處在這種殘忍的疑懼不安中。愛德華出發了，辦得還好，終於找到了阿麗莎進的那個小療養院。可惜，唉！晚了。我同時接到院長報告她病故的一封信，和未能一見她的愛德華拍來的一個電報。她在最後一天把我們的地址寫在一個信封上，讓人家好通知我們，在另一個信封裏，裝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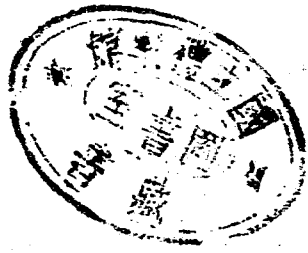
她寄給哈浮我們的公證人的一封信的副稿，內容是她的遺囑。我憑這封信裏有一節是關於你的；我回頭就給你知道。愛德華和羅伯終獲參加了前天舉行的葬禮。送靈柩的不只是他們兩個人。療養院裏幾個病人也參加了，把她的遺骸送到了墓地。至于我，隨時就會生第五個孩子了，不幸我不克走動。

「親愛的芥龍，我知道這封信會引起你極大的悲痛；我給你寫信，我的心也碎了。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過去這兩天；我現在還寫得很困難，可是我不願意讓別人——哪怕是愛德華或是羅伯——對你講她，因為顯然是只有我們兩個深知她。現在我差不多是一家的老母親了，現在已經有許多灰塵掩蓋了熾烈的過去，我可以希望再見你。倘若你有事情或者有興致到屆末來，就來愛格維孚看我們吧。愛德華很喜歡見你，我們兩個可以一塊兒談談阿麗莎。再見。我很傷心的抱你。」

過了幾天，我聽說阿麗莎把奉格司麥派給了她的弟弟，可是要求把她房間裏的一切東西和幾件指定的家具運送給麗葉。我不久便可以接到她放在一個密封裏，寫明交我

的一些文件。我還聽說她叫人把我在最後那一次見她的時候拒絕收留的那副紫水晶的小十字架掛在她的頸上，我從愛德華那里聽說這已經照辦了。

律師寄給我的那個密封裏裝的是阿麗莎寫的日記，我在這里抄下了若干頁。——我只是抄了，不加評語。你們大可以想像到我讀它們的時候作何感想，心裏如何騷亂，我自己表現出來總不免太不完全了。



阿麗莎日記

愛格維罕

前日雖哈浮；昨日抵尼末；我的第一次旅行！家政和烹飪都不用操心了，在甚後的清閑無事中，在這個一八八——年的五月二十三日，我的二十五度生日，我開始寫日記——沒有多大的興致，不過聊用以作伴而已；因為，也許是我生平第一次，我覺得孤獨——身處這一個異鄉，簡直是異國，我還不熟悉的地方。它要對我講的顯然無異于諾曼地對我講的，我在奉格司麥久聽不倦的——因為上帝無論到哪裡都不會兩樣——可是這與南國的地方所講的語言，我還聽不懂，我驚異的聽着。

五月二十四日。

須麗葉睡在我近旁一張沙發上——在開敞的廊下。這條廊使這所舊大利式的房子別饒風韻平接院子，院子又連接園子：須麗葉，不離開沙發，就可以望見草場起伏而延長到一片水那里。一羣雜色的鴨子在那里嬉戲，兩隻白鵝在那里游泳。一條小溪，據說在任何夏天都可以不乾的，灌注到那里，然後流貫園子，園子在那里變成了叢林，愈遠愈荒涼，在不毛地與葡萄田之間愈縮愈窄，隨即完全被收束住了。

：愛德華·台西埃昨天帶我的父親參觀了園子，農場，酒窖，葡萄田，我在須麗葉身邊，沒有去，因此，今天一早我得以獨自在大園子裏作我第一次發現的散步。許多草木，我都不認識，我却很想知道它們叫什麼，我把它們每一種摘下一條細枝，預備到午飯的時候，探問它們的名字。我在其中認出一些芥龍在博爾吉思別莊，在道里亞·班非利所讚美的拘骨樹（*Chêne-Yvets*）：與我們北方的樹木那麼不相類，樣子那麼不相同；差不多在園子的盡頭，它們遮蔽着一片狹的神秘的隙地，俯臨着一片柔軟的綠茵，踩上去非常愉快，彷彿招引着山林女神們的合唱。我納罕，簡直害怕，我對於自然的感情，在拿破崙具有深刻的基督教色彩的，在這里竟不由我自主，變得有點神話氣息了。偉然

而愈來愈叫我感受壓迫的這一種恐懼仍然是宗教意味的。我低誦這句話：「hic nemo」
 （這是神林）。空氣澄清如水晶；一片奇異的沉靜。我想起歐爾斐（Orpheus），想起阿
 爾密玳（Armidé），忽然間發出了一陣鳥聲，惟一的鳥聲，離開我那麼近，那麼動情，
 那麼純潔，我忽然覺得全自然都在等候。我心跳得十分利害，我在一棵樹上倚了一會兒，
 隨即回來了，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起身呢。

五月二十六日。

芥龍老沒有信來。如果他寄到哈浮，他的信該已經轉到了：我只能向這本手冊吐露
 我的不安；三日來片刻都得不到排遣，昨天游來·波（Les Bains）也不濟事，禱告也不
 行。今日我在這里別的什麼都不能寫了：到愛格維孚以來我所感到的憂鬱也許並沒有別
 的原因；——我在心裏感覺得那麼深切，現在看起來它彷彿又已盤據在那里了，彷彿我
 自鳴得意的喜悅無非掩蓋它而已。

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條我問對自己說：這幸福為樂，乃由于推理。我曾經如此切盼

，以至于甘願犧牲我自己的幸福以求的那種幸福，我現在看見她毫無困難的獲得了，看見它與我們、她和我，原先所想像的截然不同，我覺得痛苦。這多麼複雜呵！不錯：我清清楚楚的看出自私自心的一種可怕的復活：氣惱她在我的犧牲以外找到了幸福——她無需我的犧牲就可以幸福。

現在，感到了芥龍的沉默使我何等的不安，我自問：那種犧牲在我的心裏當真是完成了嗎？我好像受了屈辱似的，覺得上帝不再要求我犧牲了。難道我不能作犧牲嗎？

五月二十八日

這樣子分析我的哀愁是多麼危險呵！我早已依戀起這一本筆記來了。我自以為已經克服的嬌氣在這里重新得勢了嗎？不；願這部日記不要充我的靈魂用以搔首弄姿的阿諛的鏡子吧！我寫日記，並不像我原先料想的由于閒居無事，而是由于哀愁。哀愁是罪孽的一種狀態，我已經忘了的，我恨它，我願叫我的靈魂脫出它的糾紛。這本手冊該幫助我在我的心裏重得到幸福。

哀愁是一種錯雜。我從來不想法分析我的幸福。

在泰格司麥，我也孤獨，更孤獨；可是爲什麼我感覺不到呢？當芥龍從意大利寫信給我的時候，我情願他沒有我在一起看東西，情願他沒有我在一起生活，我以思想追隨他，把他的喜悅當作我的喜悅。現在我却不由自主的丟他了，沒有他，我所看到的一切漸東西都叫我厭煩：

六月十日

日記剛開始就中斷了許久；小露思誕生；長日長夜的看護在須麗葉身邊；我能寫給芥龍的一切，我都不高興寫在這里。我願不致犯一般婦女的這一條通病：寫得太多。把這本手記當作一種完成自我的利器吧。

（以後的幾頁是讀書札記，摘錄，等等。然後重新是在泰格司麥的日記了：）

七月十六日

須麗葉是幸福的；她說如此，看起來也如此；我沒有權利，沒有理由懷疑她這一點：現在我在她身邊，何由而來了這種不滿足，不安的心情呢？——也許是由于感覺到這種幸福如此見之于實際，如此易得，如此完全的「稱身」以至于顯得把靈魂束緊了，牽

息了……

我現在自問我所希求的到底是幸福呢！還是向幸福的進行呢。主啊！不讓我接觸我可以很快就達到的一種幸福吧！教會我延宕我的幸福，使它遠退到你那里吧！

（以後許多葉已經撕掉了；顯然是記的我們在哈浮那次苦痛的會面。日記到翌年才續下去；沒有註明日子，可是當然是寫在我小住率格司麥的時候。）

有時候聽着他講話，我似乎看着我自己思索。他給我自己解釋我自己，揭露我自己。我會沒有他而生存嗎？我有他我纔存在呢……

有時候我遲疑：我對他所懷的感情就是所謂愛情嗎——通常描摩愛情的圖畫與我所願意的那麼不同。我願意一點都不說起愛情，愛他而不知道我愛他。我尤其願意愛他而他不知道。

我覺得沒有他而過的生活，不再能給我任何喜悅。我的全盤德行無非是爲了叫他喜歡。然而，在他身邊，我覺得我的德行衰落了。

我喜歡練習鋼琴。因爲我覺得我可以每天得一些進步。這也許也就是我喜歡讀外國

文著作的奧秘；當然並不是因為我愛好某種外國文甚于本國文，或者我所敬佩的本國作家有什麼地方趕不上外國作家——而是因為捉摸意義，揣摩感情所遇到的輕微的困難所生的不自覺的驕傲，使我在心智的快樂以外，又感到某一種我覺得我所不能少的精神的滿足。

無論如何幸福，我不能希求一種無進步的狀態，我想像天國的喜悅並非是與神的混合，而是無限的，持續的接近；如果我不怕搬開字眼，我要說我看不起一種不是進步的（Progressive）喜悅。

今晨我們兩個人並坐在林蔭路的長椅上；我們什麼也不說，不感到講話的要求；突然間，他問我信不信未來的生命。

「啊，芥龍，」我立刻嚷起來了，「在我這豈止是一種希望；這是一種確信哩！」猝然間我覺得我的全盤信念彷彿都倒進這一聲感嘆裏了。

「我想知道，」他接着說；停了一會兒，然後：「沒有信心，你會作別樣的行動嗎？」
「我怎能知道呢？」我回答，我又加上說：「你自己呢，不由你自主，朋友，你除

了由信心的激發，再不能作旁的什麼行動。不然，我就不管你了。」

不，芥龍，不，我們的德行並不是爲了將來的報酬而努力；我們的愛情並不是追求報酬。辛勞獲得報價的觀念對於大方的靈魂是一種凌辱。德行在它也不是一種裝飾；不是，是它的美的形式。

爸爸身體又不好起來了；不會有什麼要緊，我希望，可是三天以來只能吃牛奶了。

昨天晚上，芥龍剛回到他的房間去；爸爸，還不就寢，同我在一起，可是離開我一會兒。我坐在沙發上，或者不如說——我差不多從來不這樣的——躺在那里，不知道爲什麼。燈罩給我的眼睛，我的上半身，遮住了燈光，我機械的看我的腳尖，從我的袍子底下露出了一點，給燈光籠住。爸爸回來的時候，他呆立了一會兒，在門口凝視我，神情古怪，一半含笑，一半含愁。漠然的露得有一點不好意思，我站起來了；于是他向我招手：

「來，坐我身邊，」他對我說；雖然時候已經不早了，他開始向我談起我的母親來了，自從他們分離了以後他還從不曾談過呢。他對我講他怎樣和她結婚，他怎樣愛她，

她起初在他是多麼重要。

「爸爸，」我終於對他說，「請來告訴我爲什麼你今晚對我講這種話？」

你恰好在那晚對我講這種話？」

「因爲，剛才，一回到客廳裏來，看見你躺在沙發上的時候，我在一瞬間以爲重新看見了你的母親。」

我所以這樣追問他，乃是因爲就在這一晚：芥龍站在我背後，靠着我的椅，像在我的肩止，讓我在讀的書。我不看見他，可是感受到他的氣息，彷彿還感覺到他身上的熱氣身上的顫動。我緩裝繼續讀書，可是我已經讀不懂了；我連行數也分不清了；一種如此古怪的煩亂侵襲了我，使我不得不趕緊趁我還站得起來的時候，從椅子裏站起來。我居然能走出去一下，俯俯沒有引起他注意到什麼；可是，稍晚一些，我獨自在客廳裏，躺在那張沙發上，爸爸覺得我像我的母親，就在那時候，我恰好想起了她。

我這一夜睡得很不好，心裏不安，悶損，苦惱，過去的記憶像悔恨的波湧起來襲我。

我不休。

主啊，讓我明白凡是具有惡貌的一切是多麼可怕吧！

可憐的芥龍！如果他知道有時候他只要作一點表示呵，如果他知道我有時像等待那一點表示呵……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早已是爲了他的緣故我才希望長得美呢。現在我覺得我除非爲了他，我從不曾「勉力圖完美」。這一種完美，沒有他，是達不到的。這一點，上帝啊！在你的一切教訓裏，是最叫我靈魂爲難的一種。

德行與愛行合一的靈魂該多麼幸福！有誰懷疑除了愛，儘可能的愛，愈愛愈深，是否旁的德行……可是有些日子，唉！德行在我看來無非是愛情的阻撓而已。什麼！我敢把我的心的最自然的傾向稱爲德行嗎！啊，惡人的說辯！似是而非的誘引！幸福的惡作劇的幻景！

今晨我在拉·布呂葉 (La Bruyere) 的書裏讀到……

「人生的過程裏，有時候會遇到禁止我們享受的極可愛的快樂，極溫存的期許，叫我們不由不希望至少允許我們享受的：如此大的誘惑非知道用德行克止它們不足以超越

的。

那麼爲什麼我在這裡想自以爲有什麼要禁止呢？莫非我在秘密中被一種比愛情的誘惑更有力，更動情的誘惑所吸引了嗎？啊！倘若能同時牽引了我們兩個靈魂，藉愛情的力量，超越了愛情啊！……

唉！我現在知道得太清楚了：在上帝與他之間，並沒有旁的障礙，除了我自己。如果，誠如他對我所說，他對我的愛情起初是使他的心傾向上帝的，現在這一種愛情阻礙他了，他捨不開我，他偏重我，我變成了他的偶像，絆住他。使他不能在德行裏有更大的進步。我們兩個一定得有一個達到那一步；在我怯懦的心裏，我已經沒有希望克制我的愛情了，上帝，賜我力量以赦他不再愛我；因此，以我的功德爲代價，我可以向你呈獻更高出于百倍的他的功德；雖然我的靈魂今天哭泣我失去了他，我不是爲了以離我要你在身上重新找到他嗎？……

說吧，上帝！還有什麼靈魂更配得上你呢？他不是生來合于作更高出于愛我的事情嗎？如果他停止在我這裡，我還會這樣愛他嗎？本可以是與身的一切，在幸福裏縮得少

麼可憐啊！……

「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好的東西，」

星期日

星期一，五月三日。

幸福就在那裏，近在身邊，向我們自獻：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得到！
今晨，同他談話的時候，我完成了我的犧牲。

星期一晚。

他明天走……

親愛的芥龍，我永遠帶了無限的柔情而愛你；可是我將永遠不再能告訴你了。你加于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靈魂的拘束是那麼冷酷，以致離開你在我是一種解放，一種苦味的滿足。

我竭力按理性行動，可是在動作的一刻，指使我行動的理性就脫出了我的把握，或是在我看來像十足迂闊了；我不再信它們了。指使我逃避他的理性嗎？我不再信它們了。

……然而我還是逃避他，悲哀的逃避他，而不知道爲什麼我要逃避他。

主啊！但願我們，芥龍與我，三塊兒互相協助的向你前進，人生的道上像這像這像這一樣的一樣的走着，有時候一個向着一個說：「靠在我身上吧，弟弟，如果你累了。」另一個回答說：「覺得你在我近邊，我就足夠了……」可是不！你指點給我們的路，主啊，是一條狹路——窄得容不下兩個人並肩而行。

七月四日

我已過六星期沒有翻開這一本手冊了。上月中，重讀其中若干頁的詩，我在那裏看出了一種荒謬的，罪惡的想把文字寫得好的苦心……我得自他的賜予……

彷彿，在毫無非爲的使我沒有他也可以過活而開始的這一本手記裏，我倒是不斷的爲他而寫了。

我把自寫得好的各頁都撕掉了。（我知道我說得好是什麼意思。）我不該把涉及他的各頁都撕掉。我本該把它們統統撕掉……我辦不到。

因爲我撕去這些頁，我早已感覺到一點驕傲了……這一種驕傲我本來會見笑的，如

果我的心不這樣病弱。

看起來當真像我所銷毀的有什麼了不得呢！

七月六日。

我得離棄我的藏書了……

從一本書到一本書，我逃避他而重新碰見他。甚至于我沒有他而自己發見的各頁，我也聽見他還在讀給我聽的聲音呢。我只介意他感覺興趣的地方，我的思想取了他的思想的形式，以至于我不能把它們分辨，不比我樂意把它們混在一起的時候更分辨得清楚。

有時候我竭力求寫得壞，以便脫避他的字句的節奏；可是力抗他仍然是念念不忘他。我下了決心暫時什麼都不再讀，只讀聖經（也許連「遵主聖範」），在這本日記裏，什麼都不寫，除了每天抄錄我所讀的主要的經文。

（以後接着寫的是一種「家常便飯」（*Paraphrase*），從七月一日起，每天的日子都附帶一節經文。我在這裡只抄下附有按語的各段。）

「變賣你所有的一切，分給窮人。」我明白我該把我只給芥龍安排的這顆心分給窮人。同時不該教他也這樣辦嗎？……主啊，給我一點勇氣吧。

七月二十四日

我讀了「內在的安慰」。這種古人很叫我感覺興趣，可是使我分心，而且它所給我的近于異教的喜悅一點也談不上我在其中想得到的教益。

重拿起「遵主聖範」，甚至于並不讀拉丁原文，因為我以懂原文自誇。我喜歡我所讀的譯本甚至于還不署姓名——新教的，的確，可是標題上說「各基督教社團一概適用」。

「啊！如果你知道進德的時候，你會得到何等的平安，給別人得到何等的喜悅，我確信你會更關切的在這一點上努力了。」

八月十日

如果，上帝：用了赤子的信念的熱誠，天使的超人的聲音，而向你呼喊……這一切，我知道，不是從芥龍來的，而是從你。

可是爲什麼，在你與我之間，你到處都踢起他的影象來呢？

八月十四日

兩個多月以完成爲這個工作……主啊，幫助我！

八月十四日

我深感到，我在悲哀裏感到，犧牲並沒有在我的心裏完成。上帝，只有祂能使我領教的喜悅，讓我只歸功于你吧。

八月二十日

我所達到的德行是多麼平庸，多麼可憐啊！我對自己太苛求了嗎？——不再爲之痛苦。

總是向上帝求力量是多麼卑怯的行爲！現在我所作的禱告全是哀求。——

八月二十九日

「看書野裏的百合花……」

這句如此簡單的話今早把我沉進了一種悲哀，叫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自拔。我走到田

野裏，不由自主的，不斷的重念着這句話，使我心裏，我的眼眶裏，都注滿了眼淚。我
看着空漠的大平原，那裏有農夫俯伏在犁上操勞。「田野裏的百合花……」可是，主啊
，它們在哪里呢？……

九月十六日，晚十時。

我重見他了。他在這里，在這所房子裏。我看見他的窗子投在草地上的燈光。當我
寫這些字的時候，他還沒有睡；也許他在想我吧。他沒有變；他說如此；我也覺得如此
。我會照我的決意去對待他，以絕他對我的愛情嗎？……

九月二十四日

噢！慘痛的談話，我居然假裝得冷淡無情，雖然我的心在胸中量過去了……直到現
在，我總安于逃避他。今早我卻相信上帝會給我戰勝的力量，相信若是規避抗爭不免是
懦怯的行徑。我戰勝了嗎？芥龍愛我已經稍稍不如原先了嗎？……唉！這就是我又盼望
何時又害怕的……我從不曾更愛過他呢。

主啊，如果你爲了把他從我這里救出去，必須要我先滅亡，你就這樣辦吧！……

「走進我的心，我的靈魂，來擔當我的苦惱，來繼續在我的身上忍耐你選得受的苦難。」

我們談起了巴思加……我說了什麼呢？多麼可恥的胡言亂語啊！即在我說出來的時候我已經覺得痛苦了，今晚我更追悔不迭，有如追悔褻瀆的行爲。我重新把那本沉重的「隨想錄」拿起來，信手翻到了寫給洛安奈小姐（Mme de Ronnez）的書簡中的這一段：

「你只要自願的一直跟隨着引導者前行，就感覺不到牽他的繩索；可是一開始抵禦，一開始想法走開的時候，你就當真要感覺痛苦了。」

這句話如此透切的感動了我，以致我沒有力量再往下讀了；可是翻到書中另一個地方，我遇見了我原先不知道，現在剛抄下的非常可佩的一段。

（日記第二冊在這里完了。顯然，其後的幾冊已經被毀掉了；因為，在阿麗莎所製

在我們最後一次會面以前不久的時候。

下的文件中，日記在三年以後才重見寫作，那時候還在奉格司麥——在九月裏——就是

這本最後的日記開頭是如下的字句。）

九月十七日

上帝，你知道，爲的愛你，我需耍他。

九月二十日

上帝，把他給我吧，我好把我的心給你。

上帝，只要讓我再看見他一次。

上帝，我把我的心許給你；允准我的愛情對你的請求吧。我將要把我的餘生只向你

奉獻……

上帝，寬宥我這個卑劣的禱告吧，可是我不能使他的名字離開我的嘴唇，也不能忘

掉我心裏的痛楚。

上帝，我向你呼號；別把我委諸苦難吧。

九月二十一日

「你將用我的名義向父請求的一切！」

主啊！用你的名義，我不敢……

可是，即便我不再作我的禱告了，你因此就不大看得出我心裏狂熱的希望嗎？

九月二十七日

今晨起非常平靜。差不多整整的默想了，禱告了一夜。突然我覺得一種光華的和平，像我小時候對於聖靈的想像一般，把我裹起來，直降到我的深心。我立刻就寢，深恐我的喜悅只是神經的激奮；我差不多很快就入睡了，趁這種幸福的心情還不曾捨我而去。它今晨還完全在這裡。現在確信它會再求的。

九月三十日

芥龍！我的朋友，我還稱你爲我的弟弟，可是我愛你比愛一個弟弟還深過千萬倍。我在山毛櫸樹叢裏喊過你多少次了！……每日近黃昏的時候，我總走出菜園的小門，走下

早已昏暗的林蔭路：如果你突然回答我，如果你在我張望的石塊背後現出來，如果我老遠就望見你坐在長椅上等待我，我的心不會嚇得一跳的：不！不見你，我才驚訝呢。

十月一日

仍然什麼也沒有。太陽在澄清無比的天空裏落下去了。我等待。我知道不久，我要同他一塊兒坐在那張長椅上了：我早已聽他說話了。我那麼愛聽他說我的名字：他將。在那里了！我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裏。我要把前額放在他的肩上。我要貼近他呼吸。昨天我早已把他的密封信拿出來重讀；可是我看都沒有看，一心只想念他了。我也拿出了他所愛的，在從前一個夏天，我不要他走的時候，一直是每晚必佩的那副紫水晶的十字架。

我很想把這副十字架交還他。我久已做了這個夢：他結婚了；我是他的第一個女兒。小阿麗莎的教母，我把這一件飾物送給她：爲什麼我從來不曾敢告訴他呢？

十月二日。

今天我的靈魂輕快得像一隻築巢在天空裏的小鳥。今天他該來了；我感覺到，我知

道：我真願意昭告全世界；我覺得我必須寫在這里。我再也掩不住我的喜悅了。甚至於羅伯，平常對我是那麼不經意，不關心的，也看出了。他的問話使我為難，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怎能等到今晚呢？……

——
——
——

我不知道蒙上了何種透明的束帶，使我到處都看見他擴大了影像，把愛惜的光芒集中在我心上唯一的焦點上。

噢！我等得好累呵！……

主啊！向我開啓一下幸福的大門吧！

十月三日

一切都煙消火滅了。唉！他從我的臂間溜走了，像一個鬆子。他本來這里啊！他本來在這里啊！我現在還覺得他在這里呢。我喚他。我的手，我的嘴唇在黑夜裏徒然的尋找他……

我不能禱告，也不能睡覺。我重新走到黑暗的園子裏。在我的房間裏，在全所房子

裏，我都害怕；我的苦惱重把我引到了我拋下他的門口；我把門打開，滿懷了痴心的希望；儘許他回來了！我呼喊。我在黑暗裏摸索。我又回到房子裏來給他寫信。我不能容受我的悲苦。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對他說了什麼了！我作了什麼了？爲什麼我在他面前總想要誇張我的德行呢？我心裏完全否認的一種德行有什麼價值呢？我暗中背棄了上帝安排在我嘴唇上的言語。我心裏脹滿了東西，可是一點也吐不出。芥龍！芥龍，苦痛的朋友，在你身邊我心碎，不在你身邊我不能活，不要聽信我剛才對你所說的一切，除了我的愛情對你講的話。

撕掉了我的信；隨即重新寫。現在破曉了；灰色的，濡濡了淚珠，和我的思緒同樣的愁慘；我聽見農場裏最初的響聲，一切沉睡的都又蘇生了；——現在，起來吧。時候到了……

我的信不發了。

十月五日

嫉妒的上帝啊，你掠奪了我的，索性把我的心拿去吧。所有的情熱從此都捨棄它了；再沒有什麼會動它了。那麼幫助我戰勝我自己可哀的殘餘罷。這所房子，這個園子，難堪的鼓勵我的愛情。我要逃到一塊只能看見你的地方去。

你要幫助我把所有的財產分給你的窮人；讓我把不容易變賣的奉格司麥派給羅伯。我已經寫了遺囑，可是大部分必要的手續我都不知道，昨天我同律師未能作充分的談話，生怕他猜疑到我下的決心，怕他告訴須麗葉或羅伯；我要巴黎去辦妥這一樁事務。

十月十日。

到這里累極了，不得不在床上躺過了最初這兩天。人家不得我同意擅自請來的那位醫生說必須行一種手術。反對有什麼用處呢？可是我很容易的把他相信我害怕行手術，我寧願等待先「恢復了一點體力」。

我想法隱埋了我的名字，我的住址。我在療養院的事務處存了足夠的錢款，讓他們並不爲難的收容我，留我到上帝認爲已經必要的時候爲止。

我喜歡這個房間。十足的清整已經夠作四壁的裝飾了。我十分驚訝我自己竟覺得近於喜悅呢。這是因爲我對於生命已無所期望了。是因爲現在我得滿意上帝，因爲他的愛惟有到完全佔據了我們的深心以後才是甜蜜的……

我身邊只帶了一本聖經；可是今天，比我在那里所讀到的言語還要高的在我心裏響着巴思加這一句狂熱的嘯歎：

「凡不是上帝的一切都不能滿足我的盼待。」

噢，我這顆輕率的心所希求的太屬於人間的喜悅啊！莫非是爲了逼出我這一聲呼號啊，你才使我絕望了嗎？

十月十二日

的王國來了吧！來到我心裏吧；你好單獨統治我；完全統治我。我對你不再計較

雖然疲乏得彷彿我很衰老了，我的靈魂還保持了一種出奇的稚氣。我仍然是從前那小姑娘，非待房間裏一切都整齊了，等脫下的衣服在床頭折疊好了，總不能睡覺；就是如此我所以要佈置妥貼了才死。

十月十三日

在銷假以前，把日記重讀了。「偉大的人品不屑散播自己所感的苦惱。」我想是克洛蒂爾玳·特·服（Clotilde des Vaux）說的，這個說得很美的句子。

正要把日記扔進火裏去的一霎那，一種警告把我止住了；我覺得日記早已不屬於我了，我沒有權利從芥龍的手裏奪下來；我寫來一向就是爲他。我的不安，我的疑惑，今天在我看來是如此可笑，我不再能看重它們，也不再相信他們會擾擾芥龍了。上帝，讓他在那里不時的聽出一顆心，切欲把他推舉到我沒有希望達到的德行的極頂，而發出的笨拙的音調吧。

「上帝，領我到我所達不到的那塊岩石上。」

「喜悅，喜悅，喜悅的眼淚……」

十月十五日

在人間的喜悅以上，在一切的痛苦以外，是的，我預感到這種光華的喜悅。我不能達到的那塊岩石，我知道名字叫：幸福；我明白我的一生都是虛浮的，要不是歸趨到幸福；啊！然而主啊，你把幸福許給了清淨無欲的靈魂。「從此有福了，」你的神聖的言語如此說，「死在主懷裏的從此有福了。」我必須等到死嗎？我的信念在這一點上動搖了。主啊！我用全力來向你呼喊。我是在黑夜裏；我在等天明。我向你一直呼喊到死。來寬解我的心吧。我一下子湧起幸福來了；或者我應該自信我已經有了嗎？有如不耐煩的小鳥，說是報曉還不如說是喚晝，啼啼在黎明以前，我該不等到夜色闌珊了就歌唱起來嗎？

芥龍，我願意教你以完全的喜悅。

十月十六日

今早一陣嘔吐直叫我不能支持了。過後我立刻覺得衰弱到有一刻我以為要死了。可是不；起初我的全身心得了一種極大的平靜；隨後，襲來了一種苦楚，一種靈與肉的顛抖；這彷彿是我生命的解除迷幻的豁然開朗。我好像第一次看見我房間的四壁空無一物，光得難堪。我害怕了。現在我還藉寫東西以安我心呢。主啊！讓我能毫不曾有所毀壞而達到終點吧！

我還能起來。我像一個孩子一樣的跪下了：

我願意現在趕快死，趁我還不曾從新感覺到孤獨。

去年我重見了須麗葉。自從她上次寫信報告阿麗莎死訊以來，已經十年多了。乘道出南部之便，我在尼末稍作勾留。台西埃家在鬧市的中心，在浮照路，住一所相當講究的房子。雖然我已經寫信通知我來了，我跨進門檻的時候，頗有點情不自勝。

一個女僕領我到客廳裏，過了一會兒，須麗葉來見我了。我以為看見了朴朗，她裏面了：同樣的步態，同樣的肩輻，同樣氣不暇喘的懇摯。她立刻，不等我一一作答，殷殷的探問我的事業，我在巴黎的生活，我的職務，我的交游；我來南方作什麼事情？爲什麼我不可以到愛格維孚去？愛德華在那里一定很高興見到我呢；隨後她對我報告全家人的情形，講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們，她的弟弟，上期的收成，跌價；我聽說羅伯已經把奉格司麥賣掉：來愛格維孚住了；他現在和愛德華合夥，讓愛德華有工夫跑外，專管商務一方面的事情，留羅伯在田間，改良和擴大種植。

同時我不安的向四周巡視有什麼可以喚起往日的東西。我在客廳的新陳設之中，確乎認出幾件奉格司麥搬來的傢具；可是在我心裏顫動的這一份過去，須麗葉現在似乎不在意了，或者竭力把我們從那方岔開。

兩個十二三歲的男子在樓梯那里玩；他叫他們來見我。大女兒麗思隨伴她的，說到愛格維孚去了。另有一個十歲的男孩子要散步回來了；這就是須麗葉在向我親襲的時候，說快要出世的那個孩子。那一次的生產有過不少的困難；須麗葉過了許久還感覺痛苦

呢；然後，到去年，彷彿幡然改圖似的，她生了一個小女孩，聽她的口氣，她寵愛這個小女孩甚于其餘的孩子。

「我的房間，她睡的，就在隔壁，」她說；「來看看吧。」當我跟她走去的時候；「茶龍，我一向不敢寫信給你；你會答應當她的教父嗎？……」

「我極願意的；如果你喜歡我當，」我說，有一點驚訝，一邊俯就那一隻搖籃。「我的乾女兒叫什麼名字？」

「阿麗莎：」須麗葉低聲的回答。「她有點像她，你看是不是？」

我揪了須麗葉的手，沒有回答。小阿麗莎，經她的母親抱起了，睜開了眼睛；我把她抱了過來。

「你做起父親來多麼好哪！」須麗葉一邊說，一邊勉強笑出來。「你還等什麼才結婚呢？」

「等我先忘記了許多事情；」我看着她臉紅。

「你希望不久會忘記的？」

「我從不曾希望會忘記的。」

「到這里來，」她忽然說，領我進一個小一點的，早已暗了的房間，那裏是她的寢室，另一道門通客廳。「我偶然一落空，就隱避到這里；這是我所房子裏最靜的房間；我到了這里就覺得簡直躲開了生活了。」

這個小客廳的窗子，並不像其餘各房間的窗子那樣的開向市廛，而對一個栽了樹木的院子。

「我們坐下吧，」她說，一邊向一張圈椅裏沉下身去。「如果我猜得不錯，你是想忘于阿麗莎的紀念。」

我一下子沒有回答。

「也許不如說忠於她對我所抱的觀念：不，不要以為這是我的美德。我想我別無他法。如果我同另一個女子結婚，我只能假裝愛她。」

「啊！」她說，彷彿無窮於中的，然後轉過臉去，向地上低下去，好像尋什麼失去的東西。「那麼你相信一個人能在心裏把一種無望的愛情保持得那麼長久嗎？」

「我相信，須麗葉。」

「也相信生活天天在它上面透氣而不至於吹滅它嗎？」

黃昏像灰色的潮流一樣的湧上來，掩到了，淹沒了每一件東西，在一片朦朧裏，每一件東西都似乎復活了，低聲的報告自己的過去。我重見了阿麗莎的房間，須麗葉把那裏的傢具統統收集在這里了。現在她向我重掉過臉來，我已經看不清她的眉目，因此我不知道她的眼睛是否閉着。我覺得她很美。我們現在大家都不說一句話。

「得！」她終於說；「我們得醒來了！」我看見她站起來，向前跨了一步，重新無力的倒在近旁一張椅子裏；她用手掩面，我想她是在哭了……

一個僕人走進來，捧來了一盞燈。



禮樂

為

器

圖

圖

總登號 NO. 156 書號 843

日，均二年制

278/24

世界藝術名著譯叢之四

京大出版

圖書審查處審查證明

窄門

著者：紀 德
 譯者：卞 之 琳
 主編：李 綠 冰
 發行：文 滙 書 店
 桂林中北路一四五號
 昆明武成路
 總經售：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定價：每冊 元

國美源印

一九四三年五月